五十五

五百三十

商賈傭賃門十七道

商賈

立功執商判一道

同商分利判一道

大名耳缺判一道

度判一道

傭賃

傭賃判一道

官户判一道

買奴云是良人判一道

婢判一道

斷屠判一道

權衡判一道

粟民爲量判一道

斗秤判一道

剉草誤斬指斷判一道

奴判一道

奴死棄水中判一道

部曲判一道

奴婢過制判一道

商賈

立功執商判

乙立軍功合授 [redacted] 業

對

天子授鉞將軍運籌廣練精兵數道深入壯哉乙者屬當戎行攘臂專征貫羽輕氣警勵部伍張皇武威密爾元兇尚懷旅拒井泉火起初疑滅竈之餘朔野風高已得摧枯之勢既而凱歌還國疇庸武勳漢不孤恩方錫班超之職商手見議詎奪弦高見在之傳之詞或人盈庭是相喧聒既而斟酌典憲採摭群言樊噲擢於屠沽弘羊起於賈豎以今況古其誰不然今之游詞一何狂簡有功之賞理請必行無稽之言事宜勿用

斷屠判

京兆府申奉勅斷屠百姓造罾不止未知合不

對

聖上德合乾坤情深惻隱將廣厚生之道爰崇去殺之文受緩禮於前經懲噬乾於成象三驅鼓刃有禁班行百姓造罾無禁止息京兆[redacted]人多結網即謂臨河以皇上之仁深見寰中之信及論設網之子即云盡欵求魚得鑄劒之夫何必皆緣斷焉事煩言上夫復奚疑

同賈分利判

得景與乙同賈景多收其利人刺其貪辭云知我貪也

對

仁無貪貨義有通財在潔身而雖乖於知己而則可景乙奇贏

同業氣類相求兢以錐刀始聞小人喻利其推貨賄終見君子用心情表深知事符往行如或貧富必類自當興讓立廉今則有無相懸固合損多益寡是爲徇義豈曰竭忠受粟益親孔氏用敦吾道分財損己叔牙嘗謂我貧無畏人言俾彰交態

權衡判

景造權衡以百黍之重爲一銖以三兩爲一大兩所由科違令訴云調律仰正斷

對

景職此權衡性諧鍾律八音由茲遂播五聲從此克諧掌類羲和主同尹氏錙銖無失於毫末斤兩匪差於黍累顓頊火正虞典同衡苟有罪（一作非）宜誠合科結況三兩爲一大兩未爽於通規百黍以爲一銖頗合於古制將科違令事乃近於深文訴以非辜理亦宜從告免

大倉耳缺判

大倉申左右耳缺大農不稱其任

對

正月吉日國命既懸於兩觀同律度量聖典每均乎四時況天子有司多方取則如或墜失其謂法何但不戒而具有虞何闕縱令器有隳毀亦宜隨事脩補既羸左右何成出入大倉乾（疑）糾不恪將射隼於高墉大農叨忝厥官失庖魚於下局且如古今命官都邑（一作部署）聯屬沿革既異主掌斯殊不可歸罪一官責成一職重詰所謂庶符（一作乎）恤刑

栗氏爲量判

栗氏爲量容黼令人概而不稅所司科之

對

謹其權量義叶順時範彼金錫道成厥器信斗斛而均制乃鍾鼎而齊功施之以平萬商立之而觀四國罔不以法貴諸合儀粟氏職在爲量功期永啓既改煎而不耗亦自權而準之莫不審以方圓容之黼豆炎煙散彩浮紫氣之光芒洞響函規應黃鍾之宮律深摸正典實利生民唐諱可以垂範將來可以行之天下概而不稅雅符師古之蹤按而將科殊紊平反之道粟氏既而無遺失圖囚一作梓匠理合審詳罰乃有詞刑宜用恤

度判

内官以竹爲引高廣之數法陰陽宗正以爲不中度請科之辭稱事所宜也非故無實

對

律曆攸司丈尺有準度必慎於圭撮高一廣集寧失於分寸苟昧斯義則非其人惟此内官聯於宗正權量法度無忝累之差墨丈尋常豈毫釐之謬允酌故實克循前典既法陰陽之數固因銅竹之宜科之則非訴者爲是

斗秤判

太府寺去秋追三市斗秤踰月不送寺以市司違時徵銅四斤丞梅福訴云九月上旬平校畢

對

太府官惟度量務切權衡驗寶貝之文盈察泉貨之輕重校量斗秤甲令有時事屬司存不當踰月瞻言稽緩須實科條梅福跡論下列志追前古整輟九江之仙未從三市之任詞有所屈

恐或戾於錙銖道或可遵豈論懋於圭撮薄言未息紛紜（一作紛）
猶多宜窮五聽之情方按三章之律

傭賃判

有客戶閑人請移執事許之恐恩有流散不許則見無常職欲
允其請仍立案牒爲其限約州以爲擾具請肴裁

對

閑人者五列在周官雖去家而不歸終寓世而無職喬木空在
乘白雲而不見斷蓬斯飄待凉風而未得今乃請移執事願効
劬勞誡自強而不息復知（一作卻疑）迷而可尚必也末遊是咨浮迹
難悛許之而行未敢聞命如或恪居爾職無俾我虞遂其由衷
是亦奚擾況復存乎案牘寘以隄防自可定於職司亦何請於
華肴

剉草誤斬指斷判

甲雇乙剉草乙睡誤斬指斷請保辜不伏

對

変古易俗因物造器盖取諸用有適於時六職五材既攻金而
攻木服牛乘馬亦秣之而策（一作莝）之甲有雇求乙爲傭保袧乎輕
篋式供朝夕之資摧以生芻無乖皁養之事人或因寐譬驪龍
而自失指致見傷瞻螮蝀而誰敢遂令食黿不効空怒子公喻
馬元非豈齊莊叟談（疑作誤）由彼已歸全既謝於垂堂損乃自貽
在理孰當於毀櫝保辜之請法未可依

官戶判

官戶炙面送掖庭舊有疹疾所由以非五十已上不許

對

倬彼舊章聞於白粲嗟夫賤妾隸我冊書當年且欵於役身稱
疾式瞻乎炙面平陽白髮既乏之子夫之容應門綠苔爰問掖庭
之恨薄言之訴情或可哀壯齒之年且殊知命嘉所由之直筆
法不回想官戶之循涯吞聲未爽

奴判

下士有僮指千爲隣人所告縣斷不應云遇庶賈五一作金之所
致州覆無罪

對

爵以馭賢祿以頒士去嬀守職雖殆亦榮拾道成富在官所醜
況位霑下士利掩上農千指家僮等江陵之橘樹萬金賈子均
洛陽之富商畜伎既呼於卓孫遇業頗同於翁伯財之所積但
覺浮雲訟之所興果爲鳴鼓雖州縣兩斷片析未分而隣人一
言商亦何玷士且同於賈豎州頗昧於正刑是可忍焉孰爲過
者

賈奴云是良人判

王丙於趙丁處買奴勤心至家一月餘日乃自云是良人丙告
縣勘當是良人科趙丁及奴罪申州州斷科趙丁其奴無罪

對

美言可市老經之格言聚人曰財豪象之明義王丙室盈龜貝
持貨蒼頭雖挾諸龐之規終成教子之兢經三十日非關買者
之憊依三千條須結鬻良之罪趙丁宜從縣斷勤心難聽州裁
彼此攸同斯爲可矣

奴死棄水中判

丙奴死不埋棄之水中人告之

對

丙爲不道魚鱉何親情之無良僮僕是棄愛其有力未聞削冊之恩欺其遊魂更比懽沙之慘雖不封不樹家僮無葬送之儀而載況載浮甲令有棄屍之禁告言不謬刑典宜申

婢判

命官婦女阿劉母先是蔣恭家婢被放爲客女懽阿劉娠出嫁恭死後嫂將劉充女使劉不伏挼毆訴

對

阿劉母先從侍兒放爲客女夢蛇納慶先合（一作含）候月之胎附馬申觀（一作歡）即就行霜之禮纔欣執與仍誕弄塼既而李善主君俄驚闕室孔丘兄子欽埶宜家遽擁妖妍將充媵婢徒爲枉柳終見稱張望彼劉閨寧甘誦賦均夫鄭室恥事薄言論母既謝萱枝按文即桃葉方歎指腹稱賤憑胎索婢自可以大疋小將百明令劉氏若屬蔣家奏政須歸呂族據斯一節足定百端

部曲判

已男準格不合取部曲妻違者被繩訴云強幹弱枝竊將益利未知合利否

對

國家每軫納隍偏憂邊繳在庸微之俗隔良賤之婚千頭之奴具傳其號百姓之女罕聞其卜故爲罔冒取陷刑書何強幹而弱枝非愛人而治（唐諱）國議事以制非我博哉斯之謂宜確乎不挼

奴婢過制判

得丁上言豪富人畜奴婢過制請據品秩爲限約或責其越職

論事不伏

對

品秩異倫臧獲有数苟踰等列是紊典常丁志在作程惡乎集作夫過制爰陳誠於白奏俾知禁於素封將使豪富之徒徒資雖積於鉅萬僮僕之恨数無踰於指千抑淫義叶於隨時革弊道符於漢日責其論事無刀失辭若守職以集作而越思則爲出位將盡忠而陳計難伏嘉言楚既失之鄭有辭矣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三十一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三十二　判三十

封建拜命請命職官門二十一道

封建

賜則出就判六道

拜命

拜命布武判三道

請命

請命服判二道

小國附庸判一道

職官

三公佩刀入閤判一道

方領爲衣判一道

問羊知馬判一道

鈎距爲業判一道

大匠拜將作廳判二道

員外郎讓題劒判一道

錦衣孤裘判一道

封建

賜則出就判

申賜則有司令其出就訴云未成

對

王者制義所以禄賢能人臣奮庸於是受錫命甲自天祐實勞王爵大邦吉土小雅蓋臣崇其徽章假其禮物漢詔求士寵錫惟重周官賜則命数未弘既曰不如官且能辭不失舊容邁侯服公卿茅地非成國之制無出就之文魯叔孫之朝王賜之先輅鄭豐段（鄭有豐段英華作段非）之如晉受以周田豈可比諸侯之撫封等功臣之就國薄言之訴誠謂有孚慎乃攸司寧宜假器

同前

肆僅群后事資班瑞疇庸千乘義取朝宗等威有正位之常名器無假人之道甲以榮榮賜則齒列建侯位若附庸僭東蒙而為主地非成國異南面而稱孤虚揖五玉之班徒承四時之事閔內受賦獨申恩於菜田立中食菜未延賞於茅土恩齊國典方期率職眷言彼甲何顏就封皮弁守官寧拒有司之命毳衣知禮無違先王之書

同前

蘇綰

欽若典章丕承治道九州封域始昭於禹訓五等爵士終叶於殷謨馴致者何率由斯在聖朝怀國本建方位才優者疏以爵號功永者頒以邑田是則秩子男而靡出帝畿介蕃屏而用崇王室惟德是宅非賢孰居甲以克構承宗疇庸錫社雖荷封茅之寵猶居食菜之列成功覽分一簣尚缺於為山賜則加崇九

等未膺於就國因而勇退殊匪躁求陳力就列見賢攸重惟刑與禮循理何傷

同前

王者建德是啓首茅諸侯象賢必異名數器服將旋於九命蒲轂攸彰於五等惟甲筮仕當年殫官上國梓材晉用羔鴈周行方叅叔豹之名未就伯禽之典稽諸載策閱以等威元士本視於附庸錫命不同於列國異唐侯之桐葉未剪叅墟如鄭武之緇衣尚勤周政提封匪盈萬井旌旗猶關九存丞相出閤昔聞其語絳侯就國今則未宜請詳詒者之詞無縱有司之糾

同前

崔譚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任良列官以同帀異故周分六職懸教理之文禮辨九儀正邦國之典惟甲位荒王爵寵受公車賜則當五命之差威陳七就之数既圖龍鵠之象亦分金玉之飾大赤以朝閔一作闕諸異姓之位太白爰即崇乎四位之封彼已之詞誠絪總之未備有司之令意彝倫之是乎疑國容此欺爾瞻何在子有車馬不馳不驅禮尚威儀不執不物寘以典憲允乎清明當是負霜之凶非爲遇雨之吉

同前

劉爲輔

度上居人量地制邑政不求備官惟其能故周設六卿辨方正位禹敷九土俾人底績將以緝綏梨獻作乂都鄙是崇錫命之儀爰乘則柄之法靖言伊甲生也逢時禄以代耕榮奠登於一命朝以拜賜位何辭於小國必若才惟致理道可濟時則所居必聞何始乎就列昇高自下宜忘於擇地況堯舜在上車書必同奠非王臣咸仰天秩未能敬恭君命易得遜棄厥司宜褫帶

以受服奚薄言而有訝咎自作也刑其渥凶庶片言之可徵一作懲
慙兩端而斯扣

拜命

拜命布武判

王季拜命堂下布武王人謂失恭肅正以簡書季云其儀得中

對

爵禄馭賢在乎典禮侯伯之秩厥有成命惟彼王季紀名太常
對茲王人拜命堂下心則隕越若天威之不違躬行府倭信魯
史之無替禮實宜之德用稱者爲臣不易將觀布武之儀事君
盡節寧及簡書之正言以得中季其信然刑乃正邪法固難捨

同前

長孫寔

拜有九命光錫之道長人有十等尊卑之位殊今者王人斯来
王季拜命固宜鞠躬以進安得布武而行天威咫尺異齊相之
盡敬綸命渙汗無考父之益恭實以乖儀柰何文過簡書既正
喫腊空勤

同前

郭納

國有燕饗使存聘覲苟趨步夫容豈外臣倨禮王季秩班王爵
位崇朝會拜命之辱則崇布武之儀肅恭之容旋被簡書之正
故知取禮則非爽謂失則深文肆無稽之薄言責有怛之大典
眷言被季頵習禮經得中之儀固無乖於揖讓同惡之恤奚匪
臧於訟詞誰謂王人不林放

請命

請命服判

庚爲伯有拓境之功而請命服所由以舊有不許曰非新命未

敢自安請受其衣未知合否不

對

列爵有等是稱分地厥功惟茂爰加命服惟庚郭茲疆宇邽彼戎夷若置朔方如通西域同一作用奉襄之績寧徵舊有美晉文之勳實茲新命以斯帛請誰曰不然方今文教式敷武功載闡將趨衛霍屢飲月氏之頭謀蓋賈終幾係單子之頸絕漠無警緣邊罷候無間茅土之封寧止衣裳之錫所由不許胡以自安豈曰無衣受其六帛或可顧茲拓境聽彼伯而爲宜

同前

爵無及惡必在賞功服以旌禮豈忘優德苟忠誠之不瀆則禮命之可加惟庚五等受封九命作伯儀賛國之儀一作利無忘盡忠申拓境之謀是爲整節既而敢忘錫命以徇己荣功則成焉賞宜及矣一作也雖名器所慎不欵假人而車服以庸是宜一作何忝勸善所司將爲賞儹難議書勞彼庚自爲功能敢爲固請荣之不報善欵何歸宜褒晉武之六衣佇美吉甫之三捷必也爵無踰等道在守官未可新加請從舊制臧否之理其在茲乎

小國附庸判

甲有子男之爵田方四十餘里修附庸之禮於諸侯所司以違禮科之不伏

對

列爵惟五肇侯伯而成規分土惟三自夏殷而立制爲之中上次以鄉士式序代耕之禄攸均列國之田任士歸餘則聞怡政朝宗會正豈得踰閑惟甲策名膺茲利建朱羽入貢一作絲入仕漸飛鴻以成儀白茅致封均錫馬之蕃庶子男爲秩雖居尊爵一作号之

茅井邑分疆爰在閑之列里不克於五十國誠在於附庸文軌則同朝覲非及禮不合於天子事將托於諸侯抑惟典常孰爲乖越科之不伏誰謂非宜

職官

三公佩刀入閤判

乙爲三公佩刀入閤門下監門不覺法司論罪俱至死辭云錯誤請減議論法司執云君上之前不容有誤議之則可減之則非

對

宸居宅中元輔就列蘭錡龔固必表九重之尊揆位辦官以崇八命之禮旋觀彼乙從事於斯當竭奉上之誠翻畜不祥之器未聞擒敵徒有孟勞之寶踐歷一作既踐茅班遂得呂處之贈況趨於清切佩以周旋誤則非宜入閤固當伏罪守之不謹監門自可論辜請從司敗之科以誡事君之者徒云議貴須正刑名

方領爲衣判

甲爲方伯以黃紈方領爲衣丁告不伏

對

分土建邦地方千里擇賢受職茅加九命將以大煒一作煒時憲欽奉國儀惠康庶績宣揚大化甲爲方伯實佩儀章既剖竹以分憂佇坐堂而行政理宜潛潤德教廣敷仁風用甲象闕之儀以副專城之望何得異文翁之簡化昧朱邑之廉平擅易長裾忽爲方領効韓延之東郡有制黃紈比胡質之南荊易無清譽且簪紱之節禮有等威踰矩不祥僭奢斯咎服之不稱一作稱身之爲災自投三尺之書須免六條之秩

問羊知馬判

甲問羊知馬隣人告其左道主司科之訴稱鈎距

對

天地設位聖賢成能一衣人垂百官承事瞻言京邑寔曰帝都必舉忠良是則率土聿求俊乂司攸黎甿猗哉彼甲俾茲從事賔王利用學古入官必誅群妖以靜矯慝於是彝倫各序軌物不僭將採蹟字人勿使失性終廣術察罪必欲懲非乃取赭汙衣息桴鼓而清道因問羊知馬爲鈎距以得情斯亦多聞攸稱罕測且正色率下類夫韓氏之名勵節執忠同彼李公之譽必欲人安俗理在爲法以繩之檛伏擒姦於從政乎何有比諸製錦事且審於操召語以烹鮮理必明遊刃恪居爾職無俾我虞念茲隣人昧於典憲徒爲狂狷之說雖尚口以見窮誰聽匆匆羌之詞終噬腊而致譴窒其多訟無逞遊詞是非相鼠之尤寧知鷄鳩之罰彼廣漢者吾其與之

鈎距爲業判

甲以鈎距爲業鄉人不詞

對

上智利人遵乎古道下愚樂業勤是貲遷且貨殖乃資政之由龜具作爲生之本所以五行嘉於權量九府鑄其圓規弘羊筭金充物少府壽昌論穀興利大農文馬有權弊分輕重之價青鳧致準物辨錙銖之則當較固而有禁在乾沒而難容甲也探情善咨鈎距欲贏其貨寧惡其囂閑諸駔驓之言曉彼質劑之契縱使鉤顱去賣先窺卜式之羊瑩蹄耒鬻預問李斯之犬參伍不失毫釐匪差實廣漢之爲能非釋之而不調里仁爲美夫

復何言

大匠拜將作改歷廳判

姚先意拜將作大匠以父曾任此官請改易廳事坐處

對

員峴

先意多才入仕直道登朝權上路之衣冠光大君之寵命周官有序既標將作之名漢制無差還視列侯之職家聲克紹門閥載昌京兆地靈韋氏之繼爲丞相姑臧人物張家之歷踐武威前史不以爲非通方不以爲累事可師古何必循常然遺劒可悲喬木有感名教之地動息增懷牖以屏風昔聞其旨易其坐處今見斯人荀遺芬而在旆豈夫君之可誚

同前

崔訟

先意夙傳餘慶生亦逢時章綬斯榮位崇多士箕裘不替代掌百工韋丞相之高風鬱然繼軌顧侍郎之嘉植貽厥有憑既而事因地勢言從天爵雖於公府之聞一作問尚有私之禮父子不宜同席古典有諸居官且敬易廳今則何稟

員外郎讓題劒判

季子康

員外郎陳景居官清謹上親以宸一作神筆題劒賜之有龍泉字景揆無功不敢當受遂表奉讓御史彈故勑不伏

對

陳景門接聚星高按霧香含紫帳舄下毋墀待漏南軒依玉壺而轉潔書章北闕映金波自清趨簡要之司握蘭任重出神仙之路題桂恩深電影分龍皇芒自轉霜毫寫奉神筆俄飛事頗叶於韓棱寵方同於漢主慙無功最固有謙辭奏草輸忠初聞賜劒吹毛入罪忽見彈珠然而鴻澤旁流將崇懋賞烏臺典法

欲寘深文郎官未越常規御史到疑同違勑既無負犯並宜告記

錦衣狐裘判

有錦衣狐裘者或舉之違僭稱取地受服

對　　袁令問

命者則何諸侯錫服封之所謂天子胙土列爵馭貴班瑞等官紀律有常紕繆勿籍彼食舊德實光象引之表儀用服藏禮分之彩物有文庇身無剡圭之削土是厭紉一作紉以當室淹恤草莽乃徵褰之與襦恭承匕鬯宜裼裘以用錦斯委曲以趨禮何譎詐而見尤無聽偏辭使叶中典

太守步歸郡邸判

甲步歸郡邸掾吏大呼曰妄誕耳所失責其失禮訴云懷其印綬初不知實

對

帝念分憂國資共理慎擇服肬之守以爲藩屏之臣甲遇明時偏承重寄須荣晝錦焉可步歸未聞叔席之歆空効買臣之事自可奉乎新命剖之分符而乃襲以故衣懷其印綬況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而於掾吏之間誠爲誕妄車曾不下匪黃霸之臨人吏乃疾呼類陳遵之驚座以爲失禮其若有詞捨而勿詰於古何愧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三十二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三十三　判三十一

爲政門十五道

爲人興利判二道

不拘文法判二道

刺史求青牛判一道

長安二字一作京令登夫家判一道

爲人興利判

南陽太守好爲人興利作均水刻石立於田畔採訪使奏煩擾詔云以防忿爭

對

樂都既康太守成式念爲來之功而無鹵莽開均水之法以防忿爭故經界不正人將生心土田陪敦見左傳職兢用力規子木

傴豬左傳子木規傴豬注下湿之地之政思栢公障谷之盟畨鍾星繁溝塍綺錯孫叔敖之霸全楚意在陂唐邵信臣之典南陽明因溉灌興利除害而人不爭雖歎歜音康穀不升謂之歜之荐及因京坻之有望俾知涯分無廢函活何使司之不明而効奏之非乆昔鄧晨開夢理鴻隙而滌源何敞効能流洞陽而刻石揆今度古自合激揚糾謬繩愆妄云煩擾以茲獲矣不亦太一有過字乎

同前

字物必制嘉謀克獲飭勸耕桑頻符卧理出入阡陌其敢寧居且通溝之攸在亦慴陂而斯尚鄉亭之中曽未刻石水門之下初歆成雲化可比於文翁思實多於邵父使臣以飲氷察俗煩擾致詞火宇以均水利人約束尤當殭揚有理知薄言之足稱忿爭不生何簡書之妄奏此而無爽自可徵

教吏爲鉾笴判

景爲字教吏爲鉾笴得其書託子弟所言以相告訐採訪使科其不能和睦於人辭云以散其黨

對

閑邪存誠禦奸以德彼訓人者爲政先之其有風俗未齊泉數爲患共成黨於率相比周作法於凉且從權而救弊誰能執熱故逝濯以隨時惟景化俗臨人除惡務本散落奸黨在三輔而尤異糾訴豪族爲一切之權宜同夫汙衣致於問羊知馬類鈞距之能事物無隱情俾抱鼓稀之鳴人皆懼法既且違於從政復何恤於人言効廣漢之鉾笴聿聞操簡比國僑之刑昜終見貽書既度時而立功亦反經而合義如肯綮之投刃乃豪猾之云鋤何八使之縱効在一畫而斯蔽

同前

學以入官貞足幹事苟隨時而制法則助化之通方施於在公是亦爲政景忠而奉職知無不爲置以鉅筩方茲水器觀書記而察過託子弟以爲言冀乎擒姧固隳黨與嗟爾人吏胡爲告訐未能反身三省而乃相怨一方不悛厥心覆惡其上一作覆怨其正使司急夫求瘼務彼澄清察以不能責其非當斯則小人難養抑亦君子何情顧禮義之不愆奚糾舉之能恤

不拘文法判

甲爲守不拘文法科其罪曰無爲而已

對

建官惟賢臨下以簡爰合大中之道可還淳古之風甲委質清時分符列郡崇簡易之道化洽百城削文法之苛人千里如汲黯之爲守卧理淮陽若龔遂之能官行歆渤海無爲而理不肅而成固良吏之可嘉何深文而見劾且政有經矣豈必拘之守常人可代焉自當変而至道欲科厥罪不見其宜

同前　　盧銛

垂範作則資政教而爲本居上訓下在文法而爲先甲非異能職忝專官理人之轡策曾未奉於公家爲政之脂粉且聞隳於吏道必也心遺疑有待道貴無爲遠企華胥之朝或使人迷日用乂異大庭之俗何不事與時遷況澆風行大淳化已寢宜奉先王之法用革小人之心奚乃不拘自速伊咎縱引吉訓亦寘今科

告糴判

得甲爲郡一年不升告糴於憐州觀察使讓其無備云百姓有

積則公賦不足

對　　李敞

救災恤憐古之今典有備無患邦之善謀甲宣彼六條克念勤恤施其五教務彼樂輸而天災流行實害嘉穀井稅不給職司其憂告糴於隣庶擬泛舟之役有年而蘊曷資祿廩之用（一作爲）況今寰宇初泰黔黎再寧惟彼萊田尚多荒隴畎畝之獲每憂於家給什一之賦咸資於國儲或委積之闕然乃凶歉而無備觀察爰今習古恐謬是非郡守变通隨時何妨損益拾而勿讓咸（一作愚）謂合宜

刺史求青牛判

許州人鄭傑家有青牛刺史張勤從傑求市不與及勤身死傑將牛贈勤子鄉人告取牛父爲監臨

對

張勤宗承七葉政舉六條經（一作謠）曰無戲方馴白鹿牽星可暴欵好青牛鄭傑榮水通門襄城編户既仰流棠之德旋聞代梓之求言惜清廉少從拒抗雖林中鳳集已見秦彭而天上鶴來忽徵王距（一作鉅）符此闕王斯存始叶朱暉憲玷觧刀（一作鉤）之化終齊季札即追懸劒之誠昔孔氏脫驂猶見疑於弟子今張勤受犢何廢惑於鄉人論情不是監臨撫事適當投贈轍爲糾告深懵古今不犯刑書理宜絕筆

京令問喘牛判

京縣宰冬日退朝逢相害者至死初不屑懷委而不問俄見行牛而喘停車尋告久而方去所司以為不理所職妄干他事

對　　李師旦

二京分邑墨綬居官三揖通班黃圖作宰自可筵聞善政廣樹
嘉猶江陵叩頭上風有驗洛陽強抗據地無從何得道乏規良
人餘惡火翳桑之下不見童子懷仁垂楊路傍唯聞暴客相殺
一朝之忿爰揮白刃百年之命遽掩黃泉縣宰既不開口死者
固難瞑目人雖進路事屬退朝忽此逢牛翻能駐馬群非向楚
詎是因風氣似還吳猶疑見月但以時流愛一作景寒結層氷自
有慘切之容元無溫燠之候六畜行觀致喘四時坐見失宜此
乃丞相反言何煩邑宰垂詰操刀之術罕明代斷之嗤難免憂
喘不憂殺正是越司問牛不問人豈非離局以爲妄于他事實
亦雅叶本條

同前

赫赫九重鍚鍚萬國凝旒闢纊天臨布政之宮曳組垂紳日肝
縣書之闕墓即伏奏簫翟初非縣宰退朝王鳧稍下度金錢之
廣埒過鉄鎖之長橋河南帝域是惟都會陝西王邑須禁椎埋
何得暴客而不收委僵屍而無詰徵洛陽之故事行馬先知採
漢相之遺塵停車有問當其所職曾不怛於宣風越其所司翻
見憂於喘月妄干他事深謂當然牒送所由任依常典

康廷芝

皇都赤縣帝宅仙居萬國攸歸四方是則縣令幸陶昌化謬宰
神京過北陸之寒初屬南宮之朝退珂迴九陌騎歷三條我逢
蠆尾之亮復屬闌單之變材非王鉉顧牛喘而多懷任綰銅章
覩人亡而不問既昧爲邦之術徒行體國之心是曰曠官足成
侵職所司糾劾有合通途

長安令登夫家判

長安令初上登夫家衆寡因移用其人觀察使以爲煩辭云各
逐地宜救其特事

對

虞仁膽

求財審官以恤人瘼施貢頒賦宜遵國章苟玷爾舊規亦荒我
王度膽彼邑宰實曰能賢物土之宜使廬井之有五隨時改作
在稅征而無差方今弓矢未櫜疆埸尚一作仍駭眷言州縣尚勞其
供億念茲倉廒已竭於餘幸固可當官而行慮善以動均有無
於鄉黨是可安人稽衆寡於夫家是資膽國議事以制且叶於
時宜執法奉公何乖於古典觀察所見理或未然請從百里之
謀佇聽千箱之詠

增貲就賦判

劉乙爲邑道百里增貲就賦減年從役

對

四井爲邑先王所以制理九賦斂財大宰由其縣法劉乙返風
遺緒震雷成化不下堂以任人入其境而稱善無奪時以立教
終悅使以亡勞故增貲以請征方減年而頒役鶉衣本弊已聞
杼由之空鶴髮將衰尚勞筋力之事當今升域中之福致天下
之肥高三代之養老遵九式而節用何必增貲減年然計弊論
績道一作既紀成於減暢理義一作宜又依其守於恒典

蔣挺

同前

皇明撫運萬寓欽承墨綬爲邦四人從化雖輯寧之道自我國
章兒惠養之規亦憑良宰劉乙懷符宓賤績比劉平增貲減年
誠一時之異政以今方古亦千載而同風撫狀雖欵驚疑論情
翻可嘉尚請從薦舉用表賢能

同前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正其德以率下下不忍欺厚其生以養人人樂其業既而化之本禮讓爲先量力而行肯嗇其用懷恩者增貲就賦慕義者減年從役可爲銅墨之標長不在金科之疑議必若情由抑遣可與顧爲欵求異政之聞殊失養人之道此亦深心莫測逖聽攸疑百慮未孚兩端須叩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戛　校正

縣令門十六道

縣令有惠化判一道

損戶繭絲判一道

夷攻蛮假道判九道

縣令辭疾判一道

廩無積粟判一道

竊錢市衣與父判一道

增年避役判一道

縣令有惠化判

集百姓不便判一道

晉陵縣人王戎於訪察使所稱縣令任志有惠化終日清談職務修理每行笞罰唯以蒲鞭舉請升進使司以爲竟踈不依令式欵科縣令不伏

對

康庭芝

任志慶偶千齡茉登萬室彈弦作宰動宓賤之芳聲無傷追尹

何之美政浹辰行化方類子平終日清談更同夷甫有耻且格寧收檟楚之威以德代刑但示蒲鞭之罰王茂幸編名數預奉絃歌欣承赤子之恩喜沐慈君之惠屬以皇明遠猷天使遐巡思甄三異之能式舉一同之善訪（一作廉）察使官膺珥筆任揔方書飭驄馬於江域集霜烏於海樹理輸糾忒豈謝綱攬轡澄清可慙孟博眷言褒貶當適古今儻昧激揚遂乖彰癉徵劉寬之故事仁迹斯存覽任志之清猷嘉聲可挹既稱良吏雅合名聞忽見吹毛便虧直指銅章有術久垂桃李之陰鉄柱（一作握）無謀（一作究）且寢梧桐之問

損户繭絲判

甲宰邑而損其户数按察使糾按曰不爲繭絲

對　林琨

安人立政輯寧是職苟失厥德其惟不康伊甲宰邑墮爾于位異彼魯恭無聞馴翟詎同言偃不見割鷄視茲荻蒿嗤士言之招納且脩保障類尹鐸之權宜事雖害公義不狥已損其户数法所難踰務以繭絲時惟救弊假如晉陽始禍朝歌同惡事貴適時辭之或可况今聖（一作理）聖惟本孰政養人且乖既庶必招明罰察使所糾寧叶大中

夷攻蛮假道判

夷攻蛮道由邊邑麥已熟或請人皆出穫宰不許郡長讓之云恐爲不耕者所得

對　史藏用

善教者爲政有聞適權者在邦必達能臨事而當断非不詢而作謀苟或越官是稱專欲屬王不振霸業衰陵蛮夷假道於上

國丁壯就功於下土我承其弊肆毒宜縱於貪狼爾無令聞爲
患亦同於蠭賊思營貢户議發縣門雖師將入郛而人未及麥
茂宰施令黔黎酌心能操製錦之刀不紊在綱之網禮先敦義貴有
恒盡地必資於勸分滌揚或存於禁末我疆有畔須務財而訓
農他人越思豈瘠魯而肥杞縣大夫之立法於予何誅郡符竹
之薄言將子無怒且人有食色師非及耕宜從宣父之存信不
讓荀吳之棄鼓況縣道駢雜寇徼錯聯若從獲於或一作域人事亂
行於田畯則輕齎者先於望歲剽刼者多於服勤華其虛求亦
謂盡善

同前

魏季龍

大爲之防自我王度動不失實謂爾政方苟消息之乖宜諒子
惠之無取相茲邊邑正曰寇衝務時訓農猶温麥而雖盛勵一作利
兵秣馬假虞道而方深實慮欺天之凶寧顧如雲之稼或人行
險以徼倖馮河而請收縣宰觀變以諮諏固下闕而不許度其
危亂之際想其爭奪之源恐服田者不得自專而游乎者坐乘
其利則不收不穫成霊力穡之功而惟一惟精石杜無知之俗
臨下以簡是人不偷得仲康馴翟之風符子賤彈琴之化何剖
竹之虛讓掩烹鮮之異能

同前

成貢

王者無外寰中有截邊鄙不聳邦國以寧蠢爾蠻夷遽相攻伐
異一作思苟息之假道且欵設虞殊申舟之是行無聞聘晉屬四
月維夏三農幸興麥已熟於皐人未饟於南畝瞻言縣宰垂化
黎毗彈琴自娛宓子賤之多暇戴星以出巫馬期之克勤遇齊
魯之相持覩邊徼而皆警是刈是穫雖美或人之謀我疆我理

須從宰君之法何者食田人天苟求食而忘耻農爲政本有惰
農以自安候其觀豐之生將歛不耕而穫悪未可長患實預防
百里正且得中六脩恐爲虛讓

同前

李昕

於從政乎務知遠者苟施小惠是紊大倫惟彼邊邑地雜華裔
乞茲賢宰政協良能雲雨之施既行蒲窓之風斯得屬麥秋已
至農事方殷不虞蛮夷聿相寇雲豹狠猖獗一仁滑没且迷假道心
原野馮陵得無犯之患遂使我疆我理不復如汝如槩將從皆
穫之詞是利不耕之願雖或思苟得從効單父之耻而宰絶妾
求式光宓子之教末哉郡長昧此令圖雖爲責人無難其如有
孚窒惕

同前

于邵

舉政之要先禁乎惠奸因人之歛必從于義取固防閑之是以
雖頠沛而無慄一作慷一作蠢彼邊邑實由徼路屬門繫一作疑於下幾
出戰於間瞻彼麥田是登乎秋野惟人之恤且發乎懸門多稼
其豐誰資於出穫或人爲請雖楚得其所之宰也有詞寧齊至
而作告一作害庶有耻於吾化將不耕爲爾虞此日方殷人期利
冠他年有事誰不幸災異鄭師以取溫周人既怨同單父之規
曹子賤猶生爲郡依何徒聞有讓理邑餘佮亡胡不知此而厚
誣曷旌善績以贊不欺之政因明致詰之非

同前

宇文賞

蝨則尋戈聳我邊鄙穡人是溷曠茲刈穫且蛮方不率夷無德
厭贄幣不通范宣止其預會攻取有道一作何有楚子莫與一作得同
盟乃類乎齊有曹師晉假虞道俾我原田亂轍麥壠啓行川上

允豈遑出穫邑中惴惴時有登陴明宰道不忍欺弦歌斯洽以爲不耕而穫負胡取之義有備而舉宰一作徵牽復之辭百里此勤信徵我有咎六條所讓伊不明謂何

同前　楊歸俗

備預不虞古之善教防萌是禁令也難易疑惟彼邊邑賴斯良宰行化使遵其五教稼穡不奪其三時屬夏麥已熟秋成未幾丁壯啓馬望歲農父其於有年甸人未進於絳君鄭師何傷於周野豈謂東夷有事南蠻是襲蜂火驚候於井泉虜振威於沙塞固當因茲科敵無乃啓戎縱彼所取肆其所穫則愚夫每渴於僥求空思寇盜田畯獨嗟於苟得欵罷耕耘誠百里之良一作長謀豈一同之紊政況慮深知遠而智在窮徵雖爲郎長之讓難兌士師之罰

同前　元子貢

法不可易政貴有恒利物雖在於隨時出令必資於長久邊矣遠邑濱諸蠻夷蔑其蝸角之兵無能猾夏不虞蜂聚之衆將犯麥秋同鄭伯之龔溫若齊師之入魯自可申之備預固其封疆豈宜因彼丈戎縱其歛積是教覬寇何以字人雖無厚於饑前賢是與然不耕而穫後嗣何觀邑宰不從得宜頗類於宓子賤長見讓失指有執於季孫宰實有詞理宜無罰

權軼

疆場之事先於慎守田農之業在乎克勤必資禮以防之是謂政有經矣國家卽鼓荒徼偪伯靈墓干戈既戢雖息犯邊之慮蠻夷相攻尚無假道之禮今者大田既稼滯穗未收邊邑常近於寇讎或人且慮其蹂踐請皆出穫成此有年欵使功凡於多

安能義然後取邑人爭出必盡室以行我倉既盈或不耕而穫豈伊恤病實長幸災惟波前脩邑宰之化斯得徵諸故事郡長之讓頗乖

廩無積粟判

得甲爲縣宰廩無積粟人言其過曰蓄積於人

對

設法安人守官之能政革弊易俗經邦之茂典必從宜而有素豈循常以見稱（一作非）甲恤隱在懷蘊利爲任思豐壤以務本患杼軸之將空畝稅惟輕地方斯盡庶無損賡俾家給而藏嫌於聚歛何縣廩是積況詩刺重賦傳美寬征魯公不足聞諸有若之對齊國以富貴實資管仲之言曾謂舉善奚其過但恐永圖難斷涼德不堪苟闕斯人客無效此

縣令辭疾判

鄭胄授山陰令赴任行至浙江遇風濤鼓怒弭棹而迴乃辭疾解職人告訴病

對

康庭芝

鄭胄家承曳履職綰鳴絃將登會王之山欲界（一作扁）沉潛之浦方翼騁牛刀於劒治舞鸞磬於鍾不孤王阜之能方繼子游之躅泊乎行窮楚塞路入吳江遥山將遠樹不分極岸與長天共合歸濤活全疑白鷺之飛去舸遥遥直似青鳧之逝覩茲難澰慮有漂沉方懷魚腹之憂豈顧龜腸之斃情來歛轡既有慕於王陽興盡迴舟亦何思於載道行皆浙流之右坐歸漳水之濱從此挂冠頗諧高節因茲弭棹不（一作未）犯彝章輒被告言殊警物聽任其罷退良謂合宜

增年避役判

乙爲縣令百姓有增年避役者廉使察其無風化州將云移風易俗須父於其政令未成而驟改之何暇爲理也

對

安人之本爲政是先法令克脩紀綱不咸乙授茲六命職彼一同實曰子男作人父母綏之以德化糾之以典刑自可禮義從心回邪革面何乃懷其御策紊彼彝倫使泯之蚩蚩已慄弃慝之計而罔察徒云父遠方廉使以糾謬爲心當繩漢律州將以飾詞爲喻有昧一作周官百姓合擬刑縣宰宜從通計

竊錢市衣與父判

丁竊錢市衣以與父父曰邑長知是使詣縣首丁往長問之具以父言長以衣賜其父錢主告長縱盜

對

盡敬事親居政其樂求錫爾類將爲色難丁也無良歛怨爲德殺牲之養猶曰不仁竊人之肘誰謂其孝動生悔吝行乏義方惟彼循良是稱邑長飲冰壺以從政播清風而戒俗用旣戒悉觀過知仁將順一作顧作綵衣之歡以原毋筆之罪雖聚蒲悉子難以法寬而愆草小人或期化理諒從權而適道豈撫俗以隨時錢主薄言誠稱縱盜宰君善政可謂勝殘於予何誅將子無怒

集百姓不便判

得魏州貴鄉學士謝希顏告本縣令鄭國僑每集百姓以爲不勸以六禮兼用七教修殷墊之法後井一作伍復其田百姓投論國僑法外妄加箠楚處分

對

宋璟

墨綬臨人國僑隨班於邑宰青襟敬業希顏齒跡於鄉校將宣風於禮教道化未敷議爲政之得失訟聲斯起利害之間非是相半何則修六禮以節性明七教以崇德蓋闡皇王之風何虧令長之教至若廢耕釋耒方行殷擊之法計畝分疆後施子產之命風雨惟序豈資區種之勤虞芮不爭焉用井田之制處事則於法有違固須科結

文苑英華卷第伍百三十四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判三十三

立生祠判一道

卒史有文學判一道

省官員判四道

縣令祭名山判一道

縣令有客判

吏曹判一道

縣令有客吏賀皆往或遺賀錢萬人告其受贓辭云其實不持一錢

對

賓實有禮將存執贄之儀相在于堂爰司主進之務惟彼縣尹是以爲政詩愷悌以字人需飲食而肅客宓琴多暇偃室常閑

王綰

將有四方賓用致萬錢之賀彼吏人而迭進伊或者以貟來財非摭實詞作一作則誇誕稽諸漢史且曰大言詳乃呂刑寧聞黷貨哂無狀而即可諗受贓以謂何

立生祠判

甲有惠政被立生祠百姓祈禱因而獲福或告有妖術訴亡非所能致

對

考龔黃之跡窮卓魯之化不孤良吏可謂能賢甲惠訓聿修仁政斯舉丕変舊染化居恒風歡歌邵之徒勤想借冠之無及冀全遺愛遂建生祠歿無媿於張蒼存不謝於王渙因心所感縱或獲福而何傷唯道是從豈爲術之能致告之誠謬訴乃有孚

參軍鶻子判

西州人逯鶻子先任沙州參軍永淳二年赴選冬集歸至甘州病經二年今於沙州取選解不於京臺銓試直赴神神都選曹司判不許稱鄉路阻遠既有田收合便赴選

對

康子元

域中有道天下無外雖在戎落亦挂周行鶻子運偶南薰地濱西域久沐唐虞之化獲參州郡之班萬里牽絲俄畢子荊之任久流懸鏡行彼彥輔之雲未果登龍旋一作先驚退鷁金微絕徼將還敬梓之鄉玉塞遥途尚轉飄蓬之陌風霜之疾忽遣於虵柸寒署之期亟環於鳳律蟾彼故里歸路仍縣載撫身名銓衡復及本州文解難以希求往往官曹易爲憑託遂蒙申送但事奔波不就京邑仙臺直指神都覽觀辭官歷稔不可妄託田收

明勅垂文無宜越來此選二途咸爽百憲空馳請精詭隨之人無黷滛通之鑒

卒史有文學判

有司選擇卒史以文學掌故備員有比百石已上誦多者先求之不得訟如功令出漢書

對

學以從政位將祿賢必考徵言以登稱疑作稱食詢諸漢制或漸通班按彼固官斯當下秩若業同晁錯才比臣一作衡多聞闕疑果行育德三墳五典顧倚相而無懘七略九流仰劉歆而可繼固宜虛位名應傍求貴乖與善之情而啓誦多之訴舍光易退則醜歸於訟者推誠應物復過在於有司懼其過訟萬言加以通職千古與能從事不可務乎

李庭暉

同前

學古入官選才署吏以賢制爵無替舊典必加明試抑有前聞惟彼司存綜乎惟擇課以經藝節其通敏或奉帝以述職斥春坊而視事遂使晁錯通經將智囊而見擢東方答客議推辨以難登然則服勤蒲牢人實勞心纔補卒史報亦何輕與儒雅之超昇孰筆之叨據訟如功令誠謂有孚

賀蘭恂

同前

與能賛國子以敷求器人弼政聿先精擇有司審才無遺曲藝雖厮役之未劇亦文學以是徵列彼卒史典新掌故將適時而給務蓋從是以備員百石伊何九流清品禮秩式叙因等夷而不易干求無稽雖誦多而奚取欵加重典之科難取薄言之訴請詳漢道方議呂刑

賈季良

同前　　史淑 總目作淑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既叙功而論德將按名以責實眷乃卒史寔惟王人爰從推擇以膺明試同馬遷之有論望純爲卿異晁錯之登科才非一作無掌故進取棄於鳧短擇先得於龜長雖漢制四科先於德行而孔門哲哲稱以文學求之者何方倚相之能讀有司奚失俾平津之下第且一言體國珪爵斯分片善不遺草萊靡滯薄言之訟功令式招舉事之懋有司彌遠

同前　　費先俗

鑑文聚學以期致遠難進易退必在從誠且晁錯多才亦先於掌故東方答客豈望於侍郎苟有求於叙進亦何同於卒史受祿不誣致貴有漸涉遐由邇揚遠必猗於畝丘在着從徵增氷有成於積水方進寧辭於計食陶潛不恥一作喜於折腰矧茲百石之比乃是上農之秩誦多爲美誠有司之合甄先求見黜宜功令之致訟罪自己紹誰可怨咎　　同前

縣官凝命化天下以人文一作字有司慎舉闡大猷以儒行雖司徒既有詞客當國豈無髦士掌故帶經傳業射策微庸歐陽生之大業自昔斯授孔安國之家書居常時習刺六經以上達就百石以代耕曩者植丈而耘未嘗釋卷今茲栫棘而訊豈廢傳儒由是策名廷尉公門惟其自訟備員文學卒史實以次敦以命求之自貽不得嫉誦多而有訟誣功命而不公寧假爰書宜從告記

小吏持劒判

得已爲小吏持劒執燭事功曹役忽帶劒於槐棄炬於地功曹將法之乙不伏

對

天生小人以事君子各徇所守式恭爾位恪勤或懈法罰必施居官之恒雖細不宥既署明於小吏則委質於功曹持劒爲儀執炬行夜乙誠微品猥構無良徒効激節慕奇不知安卑是道遂使披蓮寶鍔向春樹而棄捐蘂桂華焰委宵途而撲滅執御洋洋不爽伊善爲物諤果貽其傷空思疆梁罪亦何逭

同前　起頤卓

王爵高懸惟才是與君子陳力必厠周行雖士庶區分固有限於流品而忠信之道是無隔於胥徒乙也鄭生職司小吏業非地皇有殊代祿之家才同攘寶頗異名人之子念荊壁之未斷惜連城之莫知吾道不行斯命也已（一作斯其命也）執鞭之事抑亦爲之遂僶俛於下寮俄鞫躬而從役持劒曠久執炬斯勤竟無自明之効莫騁鋊刀之割掃亟相之門忠貞未表備功曹之卒日月其除無徐君已之知追延陵之挂劒爾值其曠誠逃王者之規嚴罰將加恐有蔽賢之責司徒尚猶不拜主吏更欲作尤不伏之辭恐僞妄作

同前　翟禹錫

同日胥史漢稱轓幹既別府中之位仍標軨下之功曹所以安其計食從於負板乙忻逢有　幸預可封不學奇童俄爲小吏既而辛勤左右荏苒驅馳慕郭泰之平生有蕭何之志業帶昆吾之寶寧慙桂樹之人棄迪祿之煙誰賞移薪之客功曹班同許邵才謝山濤未見優客飜聞致罰情有所急罪不合加

省官員判

有司議戶口減耗請省州縣百姓訴云州縣廢則所隸闊遠罷

人益困請省官員

對

司馬溫

時康官備所籍爲理戶減務煩刑害於政有司縻我王爵思立國體知師旅之後版籍徒懸念閭里之空州縣宜省誠有可尚議未得中雖在濟物之規實以勤人於遠請依百姓之訴用減廢寮之員省事省官晉朝高其論從人從欵魯史異其文自古以然孰謂非乞

同前

杜顗

列地之圖辨邦之數制以廛里設其井田居無曲人地不曠土頃因羣冠且有大軍既爲患於凶年每屬想於美歲方今國步將泰人心盡歸乂悲風土之殊咸戀粉榆之舊則百堵皆作三農聿脩既富之教已興貪食之惡一作貧之怒將息故郊遂絶不毛之地郛閉鮮無名之人商旅厚生無眉心於倚市黎甿樂業必食力於代田然後地不耕耘稅以三家之粟宅無樹藝罰其一埋之泉何必具以寮案而欵省其州縣與其削邑寧愈減官是爲政先實亦教本春爾戶部恤我人言將已攻乎異端不知坐進此道

同前

盧侃

度土居人是齊勞逸列官撫俗亦籍忠良苟適於宜寧求改作頃者三苗未慝萬人靡安遂令麗土之甿多困轉逢之役今衆瀛有截率土無虞稽版籍而多虛望喬木而未復有司受憂爾爵式保我人議併州閭廢節賦後眷夫白屋是啓毋誠清減職員以規省約且廢州則邑居不接聽訟實難省吏則權制可遵恤惸何害況官不備標之典經人之告勞豈忘惠迪

同前　　趙撫

禹別九州秦稱百郡非無洽革屢有廢興苟損益之或差亦因循而是務頃者暫遇姧宄人或流亡軍旅是加荒饉仍及遂使黔黎失業喬木罕見於人煙井邑爲墟壞垣寧聞於畎畊泊乎皇威遠彼寰宇肅清頻霑利澤之私遂忘干戈之患省司以罷人是恤議廢置於州縣百姓以遐路告勞難駿奔於隸屬衆以減員是請或頓取新官以省邑爲謀盍宜仍舊從人欲也無或違之

成都令勸學判

得成都令江延調縣中子弟　二十已上除其吏傜各率環力一密布十令詣太學府司科擅賦斂録事批放仍牽科諸生謀雜罪

對　　李乂

即官上應列星惟帝稱難邑宰不宣風化得人斯委江延材膺訓俗功寄臨人拜職周京銅章之秩六百隨班蜀國劒門之路五千冀行鄒魯之風思変彭岷之俗上琴臺而訓翟依石鏡而翔鸞將弘富教之宜用廣文儒之業爰調子弟是蠲傜賦環刀密布聚糧求任土之資　負笈亟席就横經之道惜乎英靈莫嗣曾靡尚於樞衣剛悍猶傳遂有歌於剸刃不漸文翁之化有逾原壤之愆擅賦之條在江延之何負謀殺之壯顧諸生而彰上藩之斷頗乖録事之批爲得

縣令祭名山判

乙爲邑宰祭其封内名山州將按其非法稱訴旱暵甚所以祈之苟利於人不敢避也

對

山川咸秩嘉其以靈雪霜不時於是乎榮廢懸焉設典禮孔明
乙職惟奉公思不出位百里行善且在子男之列十倫展祭爰
儲諸侯之封孰謂鄒人不如林放固宜按法曾是簡褻必也驕
陽害時司嗇憚署詩歌大甚義救如焚信靡神而不宗在精祈
而則可用寧旱曠難貴規爲雖欵正名知其恤憶不乏吾事須
旌墨綬之賢空惜爾爲無乞彤襜之舉

吏曹判

得甲之周親執工伎之業吏曹以甲不合仕甲云今見脩改吏
曹又云雖改仍限三年後聽仕未知合否

對

業有四人職無二事如或居肆則不及仕門甲爰有周親是稱
工者方執伎集俟聰後以事上且思祿在其中有慕九流雖欵自遷
其業未經三載安可同升諸公難遠甲令之文宜守吏曹之限
如或材高枝俗行筏出羣豈唯限以常科自可登乎大用以斯
而議誰曰不然

登仕郎胡柯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三十六

繼嗣封襲門二十三道

大室擇嗣判八道

王室爲門子判一道

遺腹襲侯判三道

襲爵佯狂判一道

大室擇嗣判

甲於大室而擇嗣先幼者或非之稱神所命

對

賈登

立嫡以長不唯其賢或有時而捨凡則因次而謀弟惟甲克紹先烈啓迪後生一作昆有高陽之才聚大立之德聿求門子聽是廟謀龜筮其繩雖有衆多之義鴈行以列然乖長幼之事義則

捨嫡孫立庶子判四道

襲代封逃判二道

承襲稱任判三道

除衰襲爵判一道

非據人斯見尤必欲搆之以神何如節之以禮況楚君遺法殷家舊制人實不等代亦頗殊縱爲疑議益彰違越罪之僭失在甲宜以準科懲之後先其男請從改正

同前　賈庭瑤

主器承宗雖存乎家嫡象賢擇德必在乎權宜甲何人哉將定諸嗣年則有序未肆挈龜之卜室乎憑靈遂稽當璧之蠶由是求周之故伯邑見拾即趙之美無恤是鷹既宗定念之制克允尊神之道古則然矣夫何非哉

同前　邊承斐 總日作斐

執古以道格人其經拾而或逾動則奚軌況承家繼體之重義存乎家嗣絕嫡立庶之命禮資乎象賢是用弓裘必荣鍾鼎以赫斯列侯之恒典豈下愚而足度彼已之甲惟秩何也德未昭寵過符恒禁有子誰立同晉侯之不經擇幼爲先類楚王之有嬖俱一作但曰神命仍虧拜璧欲議刑章誰謂無玷況太室之禮僭已凌於殷廟薄言之壯位匪列於周官欲按科條待悉名器此而狀念終謂疑刑

同前　康濯

納約自牖是脩禘祫於鑠清廟肅供神人既不事而爲名當幹蠱而承孝惟於甲也克構是思擇乎太空期以當作壓紐斯兆想平王之舊儀佩玉忘哀痛石駘之絕繼神保是格信龜筮之叶和人謀僉同乃匕鬯而不喪就諸臣位尚擅弓之所一作而見嗤辱以臨喪盖子游之習禮先乎幼者豈日遲迴誣善之人何詞以免帚賢後嗣謀之允臧季歷嘉猷誰執爲咎或委一作妄咸股誠爲朶頤自羝羊而觸藩侔鼫鼠而非據小懲是誠宜在執牛

忿疾頑無行射隼

同前　虞咸

天子建國諸侯立家率由舊章克備恒典列昭穆以有序承繼嗣而逌著奧惟彼甲若昔大猷無忝乃先懋昭有訓同乎班氏思欲叙其家聲類夫韋孟將以傳其祖德雖珪璋克荷而嫡庶厖戎載懷捧翟之倫猶疑幹蠱之詞協比長幼陰隲廟桃庶降扯以象賢憑靈貺以立德同其楚國先弁疾之當壁方彼衛人乃祁子而順兆神所命也則嘗聞之龜有知焉實在茲矣或非無藝甲擇有孚欵寘於理誰謂其可

同前　韋巡

將正人倫必惟嗣績故有側室嫡子乃別尊卑等威以年以德則聞常典神之聽之抑非通法惟甲啓爾宗廟守其茅宜類簡主之承桃嗣則未卜同獻公之有子其誰立焉爰訪恭王之事更徵駘仲之道佩玉而兆既云取吉當壁而拜遂不敢違且繼體本以承家知子莫如其父借令愚知無辨何得長幼乃一作仍乖假之神明其義則淺拾我恒禮取誚何多文過飾詞徒爲妄作

同前　嚴迴

將建嗣子必先克家豈唯興宗亦稱繼代今茲甲者昭穆箋如爰擇胤而承桃俾傳榮而開國而乃業歸于幼禮且殊於長年命自于神理徒稱於大室必也義均襄子覩常山而得符迹偶平王拜楚廟而當壁事則有據或者何非且今之所爲有異於是無聞德舉將由愛立則震來致福慮喪主鬯之尤事乃得能一作宜奚堪幹蠱之任甲且違禮罪實難逃理不足稱刑之無捨

同前　　徐晶

飲若古訓奉遵遺典禮崇繼體政重承邦苟家（爲疑作文嫡）之或違諒昭穆之無取眷言於甲誠乎擇嗣殊無忌之不才讓德於韓宣異延陵之守節歸義於諸樊既而龜其知乎類石祁之合兆神所命也同楚平之當壁且德均則卜罕見前非年均擇賢曾無昔讀先乎幼者誠合通規人或非之孰云其可

捨嫡孫庶子判

侯擇嗣捨嫡孫而立庶子或人非之曰行古之道

錫土分茅承宗主祭立嗣以嫡非才則賢苦拜壁而求則佩玉寧告（一作吉）惟彼侯國次當擇嗣類田氏之得文緣成愛客同無恤之在趙不墜克家既捨子以貽孫何弃而行古雖擅弓制服而知仲子之非而棠棣與權亦宣宜之有訓請從宗繼無信或非

同前　　楊栖梧

王者之制著乎禮經五等已陳千古不替爾侯所擇以爲後者蓋重仁賢詎論嫡庶故捨孫而立子將繼代以成家壓紐可尊佩玉非近嗣思請郭傳諸孟嘗遠學周文癈其伯邑侯則可矣人妄非之

同前　　石倚

胙土報功分茅錫瑞爰加九命是寵三接將崇繼代之美以展象賢之慶觀彼擇嗣捨乎嫡孫寔亂大倫攸乖先典將著其代匪尚其德亦猶行古未息仲子之詞苟或從權緣懼宣尼之對若也克紹前烈無貽後羞龜告其猷神歆其類居喪而情忘佩

玉臨代而智則藏符雖則嫡庶有殊足使賢愚自別侯之所擇人或敢非在禮則乖於賢固可

同前　杜信

列爵疇庸承家繼體析薪負荷堂構纂脩彼侯運偶千齡秩惟五等謙孫不朽傳錫土之榮嗣子云亡矣克家之慶殊蓋縶之在衛異微子之居殷擅弓兌焉有符周典仲子行古實紊彝倫人或見非識明大體廢嫡立庶宜正刑書吾箋從之無載爾僞

正室爲門子判

甲多諸媵之子乃以正室爲門子令限出入或人告有違不伏

對

五常之教以經王道三族之別則辨人倫正昭穆以承桃分嫡庶而繼代必誡羞惑克明敦叙是以微子從禮捨其孫遁（禮記作腯）獻公汎愛立以奚齊壁埋太室之庭楚則違命寶藏恒山之上趙乃知才順之克昌易則生亂苟至於道訟不可成甲齊其家宅心知訓鍾鼓思樂早聘問名媵姓從觀（一作歡）仍邀卜姓自疑殊南陌豈秋胡之遲迴寵若東山郡謝安之攜賞於是慶徵蘭夢義感桑弧探社金而屢祥列階玉以分照同石駘之六子庶蘡斯聞均衛家之一兒冢嫡其取愛崇立長有以代親詎黜商臣非取厚於江竿寧謀伋子亦何怨於惠公趨庭既學詩人正室遂爲門子達其禮典穆以閨門掌政令而攸歸限出入而奚失信居家之禮寧父子之嘻或人所陳深爲未可

襲代封逃判

丁長當襲代封逃主司以有凡不録其弟

對　賀朝

夏分五等周開九命國庸人爵胎厥孫謀青土白茅將傳欒郤之室褰棠鍾鼎必襲金張之家丁既慶積山河用光家國不聞必復之業旋有連逃之讓棠命不顧同顏闔之鑿坯遁跡方來共丁鴻之蹈海一去鄉縣幾變星霜冀疇庸之有主在是弟而可録不謂政也無二法不容私終使長襲代封沮玄成之宏義幼而時弃允張純之格言

同前

張壽

先王有作班氏叙其家風遠代無遠帝孟陳其祖德是知本枝可重宗葉難輕丁胃望素高勲庸夙著金柯玉葉冠蓋之望攸崇青社白茅諸侯之業斯大上林春至花萼均芳下澤秋歸鴻鴈齊列既而風枝不靜星琯屢移何郎承家法然流涕桓玄襲爵悲不自勝苟懷揖讓之風遂有連逃之迹昔延陵去國令軼猶存太伯辭周遺芳未泯必若情深讓弟義等脫身請封帝氏之次男無虧大伯之高節

遺腹襲侯判

乙將襲祖侯以遺腹無識訴云生而有文小同爲字

對

周彥之

乙在夢蘭生逢集蓼岐嶷繼體戀弓治之餘徽詩禮無聞想山河之舊業望九原而不作松石增哀思五等之崇班茅封闕嗣同夫稽紹未有識於巨源類彼叔儀亦無言於楚相當今封比干墓式商容閭豈可使諸葛之苗隨時歇滅樂毅之後没代湮淪況乎血屬詳明宜存必復之始手文昭肴須俾幹父之能討以前聞義何殊於仲子酌其故事跡頗涉於周文則知黄藻獻誠禮不乖於大柄析薪克荷事可優於小同

同前

張純如

周道不虧嗣從嫡長魯風一變新用休祥爰稽仲子之文實定伯禽之裔抑爲大典猶天之志蓑云議以合權繼月之書可仰惟乙誕茲蘭夢慶及茅封天孤逮事之歡神錫小同之字筭康成之後胤克紹家聲類栢子之先宗儐爲公輔且立嗣不拘遺腹無長則合承家非俗說之輕談固典章之彝範乙當承襲理在不疑

同前

田義宋

靈慶所章錫胤乃承家之本恩華荐及疏封則開國之儀是知禮備十倫系宗祊而叙昭穆榮標五等列幾甸而制子男載德象賢山河必復謀孫翼子弓治方傳乙以夙斯禍胎喪嚴顏於未誕冥包豐始傾厚蔭於生前若趙氏之遺孫一作孤知鄭門之棄桑毋亏鞠我笃令伯之成人生也有文同仲子之先兆既而聿修祖德將克於家未展茅封爰疑冉弄之日遽從窀議復引冠字之年敬肖彝章未可隔其遺誕恭惟典制理宜允其嗣徽

承襲稱任判

甲承襲稱病任所司按以爲妄

對

温任

求仁得仁孔丘歎其無怨達節守節延陵慕其高風甲代襲衣棐家承茅土志無苟得爰作佯狂且玄成讓兄初疑人望丁鴻避弟終感交言良史以爲美談志士稱其重義雖言詐善尚賢爲惡與其寧失猶曰從兄況兄觀過知仁求之不遠深明止足取則非遥而當斷以嚴科詳其大體參也不敏何足以知之

同前

蔣勵躬

賞功行封父歿子繼義存昭穆理在宗祊夏殷以前罕詳斯制
周漢之後咸用此途甲忝籍懃庸得參纓冕誠宜率德改行嗣
先人之業翼子謀孫崇保家之道焉可忘析薪之荷構佯狂之
謀內虧孝子之心外爽忠臣之節同衣裘而鮮食類接輿而歆
歌必事等玄成何替名家之耆情符孟縶不聞良史之嫌即按
所司之科恐失惟輕之典待盡情僞方申斷割

同前　　邵卿

建邦設都天秩有禮襲裘紹冶人教攸先甲以荣冠鼎宗躬忝
門子對謝庭之蔭蔚玉樹搖春窺陳氏之萸靈珠星聚夜纂乃
舊服誠宜象賢故爲違正徒而得狂疾伯夷去祿雖則有諸酈
生不狂誰信其（一作真）妄若棲必讓美宜崇温文規如譎行沉名
須遵復禮之義自然日蕃錫馬晉史明受寵之文庭有懸鶉詩
人寢代擅之刺至公之道（其在茲乎）

襲爵佯狂判

甲有兄弟非賢所司命甲襲父爵以狂疾不應命御史劾知罪
狂請罪其謬

對

論以天倫分乎季孟鍾其大運異彼賢愚苟愛敬以存誠固傳
襲而無忝是以隱公推魯爰高克讓之聲太白辭吳卒彼至（一作深）
仁之道眷言于甲克合成家同周子之有兄寧分菽麥懷榭庭
之列照願馥芝蘭黃金滿籯已奉一經之訓白茅錫壤言逃五
等之對竊意元昆顧伯夷而見捨思深內敏豈酈食之非狂接
輿行歌此時方奏州吁安忍是日非聞務以黜聰用辭深疾縱
罕著於誠信終自牧於謙撝恢不言未將諧於哀懇帚玄晦迹

俄見劾於方書鴒野急難無違六順豸冠嚴勵何罪雙珠庶將
必復台階無乃妄繩憲府

除喪襲爵判

得乙請襲爵所司以乙除喪十年而後申請引格不許乙云有
故不伏

對

爵命未墜嗣襲有期在紀律而或愆當職司而宜舉乙舊德將
繼新命未知所宜纂乃集作前脩相承以一字何乃廢其後嗣
自弁於十年歲月滋已既深公侯固難必復然以法通議事理
貴察情如致身於宴則宜奪爵若居家而有故尚可策名須待
畢辭方期集作斯折理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襲封孝感門十八道

襲封

佯狂讓弟判二道

子姪承襲判一道

用父蔭判一道

孝感

澤中得董判二道

赤烏巢門判一道

嫂疾得藥判一道

襲封

佯狂讓弟判

嗣足不良判三道

當襲僞暗判一道

請封贖罪判一道

夢得蘿栗判三道

投牋獲弟判二道

陳乙襲爵遂佯狂以讓弟甲嗣爵後方入仕隣人告甲非嫡子不合襲

對

房自厚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是崇開國之典以致承家之事陳乙志符前彥愛給友于雖佯狂之或違亦志義之可尚循令問而克嗣固不當仁依德言而靡渝理應承嫡況乃操刀使割能則無傷執射從畋貫乃斯獲仕進所取孝悌歸先苟以讓而入官能濟人而輔國以之立長可不謂賢隣告失宜竊以爲得

同前

封襲大典存乎嫡嗣公侯榮胄貽厥後昆陳乙以代光崇班天賜重爵嗣業相繼家聲遠傳不好榮身克遵於謙讓欲求封弟乃致於佯狂祖業斯廣友于多稱法雖有乖恒典事則不爽人情惜玄成見承非妨入仕今陳甲爲襲難可寘刑

嗣足不良判

景食一縣嗣子足不良請立其弟禮司不許云右有其道

對

大夫稱家榮高食茅冢子當室業茂本枝盈大是徵期克昌於衛國六三能屨或取笑於齊堂弱足者君奉身而退遵康叔之命以崇次及察韓黯之褒雅符高讓則先茅舊土今也載傳孤竹遺風此焉無替法聽棄疾禮貴象賢立弟捨兄理夫何感

同前

張洌

籍慶食邑象賢繼踵承家之道將不媿於前脩疇嗣之宜庶遵符於古義眷言長嫡疾乃天然既類郤生之刑一作形將同孟縶之廢且仲子立衍循魯禮而知歸韋家封成鏡班書而有序瞻

惟乙請未爽通規在律雖違行權則可請停司禁無拒乙辭

同前　　席預

錫爵啓土將以疇庸開國承家寄於令嗣乙受封一邑叅荣五等高門不昌厥子嬰疾昔郤克爲使取笑齊人孟縶不侯稱放魯史況主喪發之禮如有朝覲之儀繼代非輕擇賢而立有符故事無爽通途

子致承襲判

武功申將軍沛公王伯宜身死無子孫其妻陳氏遂養伯宜再從姪承襲事

對

辨方經野天子之疇庸開國承家諸侯之立社盟河誓嶽藩屏之任攸歸鏤鼎銘鍾公侯之業爲大門驅駟馬路擁旛（一作幡）旗謀孫寄於衆（欵作象）賢嗣子希於必復伯宜太微叅代登上將之荣階黃土白茅踐通侯之貴秩千二百石與群后而具朝二十八星共功臣而並列當陽侯之文武空勒高碑孟嘗君之池臺終同不淚數奇興歎殊李廣之無封天道何言傷鄧攸之不嗣陳氏鸞傷玉鏡鶴怨瑶徽分劒匣之況浮異椅梧之生死崩城一慟非無祀婦之哀染竹千行自有湘妃之泣對霜閨而憫默徒念平生撫猶子而傷心空思繼絶立嫡違法自有金科無後國除宜從甲令

當襲僞暗判

甲從軍戰亡嗣子當襲僞暗讓人告訴病

對　　楊（總目作湯）伯曦

天子建國酌疇庸之典諸侯立家重延賞之業甲位居戎旅道

在于城覩三邊之羽書獻七縱之奇計閫外之事既受命於仏時
軍中之法幾申騶於葱嶺雖王師有正而胡兵尚冠甲弟之歡
未展庾日之悲已及遑者何追空怨盧龍之塞嗣子克荷爰受
白茅之封眷彼鴈行同夫烏啄常賢之子固足齊芳劉憲之兄
宜其等列棣華有訓桃李無言不慙孤竹之風願守延陵之節
前史嘉其德讓今人胡乃告論即議霜科寧符日用

用父蔭判

得乙請用父蔭所司以贈官降正官蔭乙等乙云父死王事合
於正官同

對

白居易

官分正贈蔭別品階既集作酬死繼之動則厚賞延之寵今集無
此字思乙父勵乃臣按捐軀致命尚克底一立作定爾功繼代歡能
豈忘勤邺我後撤聊既稱有實桃李未可無陰忠且忘身優宜
及嗣或病揖館舍贈官當合降階今則死衛國家叙蔭所宜同
正庶旌義烈用叶條章

請封爵贖罪判

得丁氏有邑號犯罪當贖請同封爵之列所由不許辭云邑號
不因夫子而致

對

邑號旌賢國章議貴如或不能自庇則將焉用其封丁氏恩降
閨門罪罹邦憲寵匪他致既因表以勳賢咎雖自貽亦可兌於
刑戮若不從其寬典則何貴於虛封漢恤緹榮猶聞贖父齊分
石窌豈不庇身宜聽輯矣之辭難奪贖兮之請

孝感上

澤中得菫判

王祖母飢病立冬劉公孫因澤中　土得菫粟遺之後有火過於西隣隣告云妖有司科之使司奏請旌異

對　馮待徵

至誠感神天道應善雖欲蔽德其如予何王祖母病既日臻甘脆蓋闕劉公孫孝惟天性懇鑿多勤坐北堂而搖（一作招）魂仰南陔而結思是賴天靈其鑒地輸具珍緣菫欺霜而沓榮紅粟無稼而程粒此一奇也又何如（一作賀）焉況冊燄飛空以災糜竺之室玄應必感不昧劉殷之家隣者奚愚以厚誣而害物有司何酷載重誥而傷仁明哉使乎請識遠矣舉直錯枉揚于至王庭蒙雖不才請從斯矣

同前

玄象凝邈羣品必具沉潛昭著衆感無隱蠶哉公孫躬履節養悼彼祖母欻纏飢疾心乎謂何亦天亦命視驗粟有殊於蘺下泣菫終同乎澤中可謂嗣德劉殷追蹤孝（疑作李）密激芳塵於西蜀藹嘉聲於東晉霜竹擢笋自可包羞泳魚振鱗頗亦慙德弟如蔡順伏柩劉昆叩頭驚風由其蓄緒洪焱爲之卷燄精誠所致緗素備列嗟于至孝孤其善隣所司科妖將淑厚誣之酷明使旌異深符精德之美

夢得蘺下判

索和誠（一作成下同）家貧至孝夢西蘺下有粟掘得十五鍾鄉人以告非營求所得請納官

對　員峴

穹壤之福允及君子純嘏之徵良歸盛德索和誠孝惣心極義

切天經其行則晉代首何其道則孔門曾閔獲西離之粟遂一作便貽俗士之譏採南陔之蘭應招嶽官之訟愚謂不可一作如此況夫賢哉

同前

索和至孝居家貧窶因心則烏烏翔翔弊服則懸鶉碎羽立錐無地門挂陳平之蒂至誠動天庭列孟宗之筍五芝繁茂衆雜仙靈四壁森羅隙流頹日遂得玄穹降祉紅粟呈祥不資南畝之勤自有西離之錫諒真符所降非疑純孝之精歆以表斯孰能若此鄉人庸謬妄相抵訐不達劉殷之德須遵呂侯之典

楊守訥

同前

索和中和産德純孝爲人親之所安類曾參之至性生無所養同子路之嗟貧定首切南劾之心殷憂有北門之興精誠所至動於鬼神吉夢有徵啓茲靈貺遂使鍾盈積粟自能貯於西離度得如坻無假事於南畝動天地而降福集人靈之休慶美劉殷之孝行再都於茲伊索氏之鄉一作化人一何狂簡天之所賜不合納官告者誕一作誖詞固宜反坐

赤烏巢門判

乙喪親之後家有赤烏巢門白兔遊墓人告不報官司

對

仁者曾輿孝哉閔子感彼天道通乎神明乙以顏色爲難温清是切顧罔極而何報當永錫以攸居致愛敬之歡盡哀戚之性宣父爲政足可連芳顗叔稱純竹堪施及志義冲絜精誠洞昭故得赤烏巢門白兔遊墓露明丹翼艷日彩以揚光霜映素毛皓月華而皎質匪徒衒美寧用報官人也無良訐之非直乙兮

推孝善則可嘉宜表陳遺之感用旌吳順之行

投牋獲弟判

河內縣苟君林乘氷雀舅氷陷而遊兄倫求屍不獲遂作牋與河伯經宿氷開獲君林執牋出鄉人告稱妖感

對　　鄭子春

覃懷舊壤野王遺跡元凱造舟於後忿生食邑於前自晉啓山陽鄭錫河沃精靈有作人物代興相彼君林實爲茂族感如存之念恭自出之心憑河履氷自貽陷溺終墜而死當奈若何類無忌之永休比元陽之相負況領原稱詠本在急難几今之人莫如兄弟嫂溺禮通於援手季歿義切於投牋孝悌之心聰明正直靈鑒在斯信宿之間克備喪禮誠有應於今日事無隔於古人告以爲妖未符通識誣人之罪法有恒規請據愆尤以定刑典

同前

風化所行德義爲本煥彼求籍形諸典謨君林行諸循良道存甥舊比韓君之不別若劉生之酷似秦渭之際寧止康公贈璜晉河之陰非無子犯投璧故使薄氷必履微軀不恡乘遊水而長往詠龍君而乂辭兄倫志切領原情敦鴈序散彼棣（一作花）蕚恨盈東注之流（一作川）投手牋牒泣下西門之恨（欵）惟德降美至誠感神芳聲列於緗帙惟耆標於今古執牋而去自可矜於至於仁鄉人告妖或恐紊於常典

嫂疾得藥判

顏甲養寡嫂嫂疾求藥無出有童子授之化鳥而去隣告妖異甲不伏

對

天鑒昭著神心正直苟精誠而聿敷何貺施而靡應顏甲族承先哲行不違仁寧見倨於下機每防嫌於通問榮摧捸蕚痛違愛於仁兄諷起伯渠遂處心於寡嫂衣冠肅敬方禮國而躬勤衾枕嬰纏忽孀閨而寢疾四時有癘殆見攻裏五藥無資爰將瞑眩至誠攸感異兆旋臻豈童子之何知有神人之叶契香囊遽委俄瞻見於靈虵歛衽方迴宛遷形於翥鳥聯翩彩翮疑徵入夢之祥坱圠玄功即降痊痾之慶勿藥有喜道則雖殊無言不酬一作讎義終可尚鄉黨稱孝固足當仁隣伍生誣何誠蔽善

文苑英華卷弟五百三十七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　叔夏　校正

孝感門下十七道

墳樹有甘露判四道

紫芝白兔判一道

紫芝白兔判一道

男取江水溺死判四道

孝男抱父屍出判一道

不除好喪判一道

居喪年老判一道

責宅奉葬判一道

士用大夫禮葬父判一道

不用父言殉葬判一道

墳樹有甘露

楚州申殷賢喪親負土　墳甘露降樹芝草生廬青鸞鎮集白鶴一作鵠通用翱翔縣令張德以爲孝感刺史欵旌表鄉人梁靜告國家祥瑞

對

殷賢所親云喪罔極纏哀集荒蓼以崩心攀寒松而泣洫既流悲而達墓處結欷以成墳所以白鶴青鸞靈芝甘露翔集墳塋之際降生廬樹之間善應頻彰禎符洊至所感雖因孝致論孝亦感皇風旌以門閭實將媿告以祥瑞良亦有疑

同前　　李希言

楚州淮海北距江水南濱梔桐栢之遥源酌柴桑之遠派人沐無爲之化家覃孝理之風殷賢志切茹荼誠深土故得靈芝三秀如馬如龍甘露載垂爲珠爲玉鳴琴邑宰先以檢尋集竹州司欲加旌表但飡和飲德日用猶迷舞鶴翔鸞天心有屬瑞允彰於周德孝因感於殷賢梁靜雖陳還宜準此

同前

殷賢名編澤國業預封人荷聖皇東户之期感孝子南陔之詠仰攀風樹俯蹈寒泉同王裒之手藝松栢比平原之躬修墳墓哀哀之性切切逾悲孝徹幽明祥聞動息故得春芝列秀脫露凝甘青鸞迴入鏡之容素鶴舉聞琴之翼縣寀檢尋非謬州端勘亦不虛靜是鄉人親來投告以爲盛瑞咸屬國家但以子輿之冠前詢鳥集休徵之屋（一作室）復見游魚則殊既之來誠關於至化而楚州申狀亦符於孝感事緣奬勸理合申明眷彼門閭故須旌表

同前　　劉憲

殷賢名編荊楚行達神明寔稟先賢之風遄聞至孝之感甘露降其樹還同淚栢之林芝草生其廬即在寢若之室雖禎祥驟委諒神理無欺而謗議是是爲鄉人所惡且求諸故事抑有前

聞率土莫非王臣含靈皆用天道通論則歸於有國析理則存乎其人以匹夫之感皆爲王者之瑞則皇天所相何彰孝德之深梁靜須正刑書刺史不煩疑惑

紫芝白兔判

懷州申衛士楊建德彼差鎮勑到之後毋亡遂廬墓側哀毀乃有紫芝生白兔來訓州司請加旌表廉察以爲避鎮科罪

對　司馬鍠

橫戈出塞雖五校之嚴規主奠臨喪亦十倫之重制建德身參戎旅名列材官負羽署鞬將馳邊戍枯魚銜索旋迫私庭瞻大樹於轅門痛風校之不靜聽嘶驂於戎幕感隙駟之難留燕雀之心已纏於罔極熊羆之効未遑於載馳詳甲乙之科無虧典禁推忠孝之道何爽公私既而匍匐墳埏充窮隴隧霜露之思義貫天經精感之徵遂彰靈應白兔呈貺背三窟而來馴紫芝符祥對九莖而擢秀州司請加褒異錫類之義載光使局作此科繩昧禮之情何甚聖朝孝理史官自合發揮楊建至誠門閭固宜旌表

芝草白兔田刺史善政判

岳州人王懷後幼喪二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至孝潛通屢呈祥瑞其地內生芝草兼白兔刺史元利濟仁明訓俗善績著聞廉察使以爲由刺史錄奏懷俊不伏

對　高思元

天經地義聖人不加通幽洞冥神心必應懷俊幼傾怙恃早標孝德充窮之思已結於楹書孺子之感更纏於匣扇既而日月有時爰從筮宅墳塋是託俄見葺廬馬鬣新封牛岡載闡有同

文讓栢逕栖烏還類許孜蒿埏集鴈故得皎皎仙免孕質而呈祥藹藹靈芝抽莖而表瑞豈以劉家之董唯出於生前王氏之魚不彰死後此由聖皇御寓恩覃錫類神靈滋液品物昭蘇純仁蹈於二儀禎符効於萬象假使六條闡化千里宣風侔郭賀之深仁媲劉寬之善績何禎祥之所及豈徵應之所臻廉察推功妄塵旒扆懷俊不伏徒勞漫訟莫大之孝何以自安

同前

孝通神明誠感天地烏馴兔擾聲高曩傳芝秀董榮事藹前史嘗聞其語豈獨古人王懷俊性實由秉行非外奬風樹不靜遽軫攀栢之哀陟屺無望終纆負土之感豈唯坐皇警鶴故已祥霄集鴈遂使金英孕彩奪神葉於芝田玉毳含暉接仙毫於麗一作酈魄斯固仁聖有道至德潛通兆庶沐化以自効動植乘休而相感非借瑞於閭里不乞靈於郡縣而利濟仁明不問喬卿之德察一作刺使風績未見王褒之頌掠美竊奢在濟雖是有心假應移禎於使無宜妄察昔聞讓善今見爭功貪天之誠頗同於往責無代之願亦隳於前事但論孝則義歸光國於師則不許讓仁與其抑俊而揚濟未若捨貴而褒下任雖通廣孝實因心許與一介之人豈累六條之政既經録奏須更申聞勸將之規竊將合序

男取江水溺死判

顧乙從母所好令男十五里取江水溺死不爲之服

對

孝乃因心禮從適變惟彼顧乙德合天地丼旨必在於無違承顏克對於不匱瞻言愛子取汲長江庶南陔之不虧豈東流而

永遊掌王茲碎庭蘭坐歇顧斯惟疾之憂恐阻長筵之樂既不彰於枲服誠有切於班衣雖失禮入刑合寘彝典而割情脩養庶可權宜既竭姜詩之孝無寘蕭河之律

同前

顧乙行繼人志詧美天經韋申不匱之誠每竭服勤之養毋以不甘井汲好味江流爰將植丈之男當其抱甕之役異曹娥之父無復還屍均屈原之妻空餘往恨紓瞻前誥既有裕於姜詩詳彼舊章亦何殊於庾季雖云不服欲寘何辜

同前

立身之道忠孝爲先訓俗之規喪紀攸重所以王祥王覽曾閔曾參曉於九族傳諸萬古顧乙芳搖美箭業嗣良弓挹至孝之情猷得隨時之大義毋之所好志必無違嘉旨精誠乃臻異物長江汎濫取汲何功孝情至切於求魚喪制奚遵於舐犢欲遵寧慼恐阻承顏所以僶俛于懷幽哀密念憶將鶵之典不忍聽琴對驅蛟之宵更勤扇枕眷彼純至足以揚名遊者如斯男何不弔三殤之服誠合切於哀情五禮之文貴取順於顏色既徇姜詩之孝難科漢尉之刑

同前

顧乙依仁植性履孝因心生我之義方深倚廬之思何極一作切扇枕溫席造次無違候旨承顏欽從所好屠鷄留膳不爲執友之賢求鯉探泉兼入隣家之饌順茲親之旨忘愛子之勞屬以迴浦生風長江起浪因茲汲引遂見沉淪乙類姜詩無復弄璋之念男同精衛空搖一作存銜石之悲不服以殤初疑越禮苟全於孝取叶隨時既有符於古風恐難寘於令典

孝女抱父屍出判

錢塘人孫戩火以迎濤爲事因八月迎濤一作朝乘船衝濤船覆至死戩女娟容巡江哭以爪設祭因而自投江水抱父屍出縣司以爲純孝欵立碑州司不許乃禁娟容數日一作月

對

海水有期三秋必壯江濤可望八月須迎孫戩既曰嵩工是稱投牋忽以祠爪何殊薦艾疑一作芟衝心似石寧怕海童淚如珠即追泉客初洛媛持弱態以陵波竟學曹娥抱沉骸而入浪論情足爲純孝撫事不媿嚢揚未題黃絹之詞先寘玄縲之罪州司滯徽法恐不然縣請立碑理應爲當

不除姊喪判

得景有姊之喪合除而不除或非之稱吾寡兄弟不忍也除

對

白居易

喪雖寧戚禮且節哀俾不足與有餘必跂及而俯就景愛深血屬禮過時制與鮮兄之歎情既鍾於孔懷及居姊之喪服將除而不忍雖志崇集作存郭睦而事越典彝泥儀貴適中哀不在外宜抑情而順變多奚以爲苟在禮而或踰過猶不及請遵仲尼之訓無執季路之辭

居喪年老判

得景居喪年老毀瘠或非其過禮景云哀情所鍾

前人

孝乃行先則當銜恤子爲親後安可危身景喪則未終老其將

至慽荼蓼之暮誠合盡哀迫桑榆之光豈宜致毀所以爰從肉食唯服麻纕泥血氣之既衰老夫耄矣縱哀情之罔極君子忍之狥臧性而不勝則傷生而非孝因親集作殺立節庶畢三年之喪順變從宜無及一朝之患既虧念始當愧或非

前人

得丁喪親賣宅以奉葬或責其無廟云貧無以爲禮

對

慎終之道必信必誠死葬之儀有豐有殺諒歆厚於卜宅亦難輕於慮居丁昊天降凶遠日叶吉思葬具之典備欲祔九原顧家徒之屢空將鬻三畝愛雖深於送死義且涉於傷生念顏氏之貧豈宜厚葬覽子游之問固合稱家禮所貴於從宜孝不在於益侈盡伸破產之禁以避無廟之嫌

士用大夫禮葬父判

得丁爲士葬其父用大夫禮或責僭辭云從死者

前人

對

禮惟辨貴孝不貶親奉是謂先孰云僭上丁慶加一命憂及三年凶降昊天宜結茹荼之痛吉從遠日方追食菜之榮既貴賤之殊宜亦父子之異道同曾元易簀正位於大夫殊晏嬰遣車見非於君子未爽慎終之義允符從死之文辭則有徵責之非當

不用父言殉葬判 一作嬖妄爲殉判

得甲將死命其子以嬖妾爲殉其子嫁之或非其違父之命子云不敢陷父於惡

對

觀行慰心則稟父命辨惑執禮宜全子道甲立身失正没齒歸
亂命子以邪生不戒之在色愛妾爲殉死而有害於人違則棄
言順爲陷惡三年之道雖奉先而無改一言以失難致集作蔑親
於不義誠宜嫁是豈可順非況孝在慎終有同魏顆理命事殊
改正未傷莊子難能宜妄在耳之言庶見因心之孝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畋獵門十七道

畋獵三品判一道

金吾不辨夜判一道

澤虞傷田苗判一道

中郎宰家僮出畋判一道

出畋毀耕者之瓶判一道

金吾不供畋矢判一道

捕獸判一道

採捕判一道

取漁判一道

畋獵三品判

覆車置罘判一道

不饒獸於郊判一道

招虞人以弓不進判一道

仲夏百姓弋獵判一道

用毒矢而射判一道

摶獸判一道

捕鳥鼠獲豹判一道

觀漁判一道

景畋獵三品自稱有功所統斷爲強暴天物且違時禁景詣三司訴持法不中

對

大易立象以畋以漁明君順人有典有則用能遵彼蒐狩奉于蒸嘗景何人斯祇若王命弧矢之利未聞貫於兩會籩豆之宜遽見論於三品斷暴天物幾於深文張皇已功何逭自怵且因貳而濟刑可小懲欲以一窮禮一作傳云奚獲徒爲薄訴豈不多慙

覆車置罘判

京兆甲鄠杜間有覆車置罘縣悉焚之百姓訴　財失業府責縣以貧人弊政縣訴云此並犯禁之具若不毀除是誘人於陷穽也

對

惟聖開物以仁興化無麛無卵覃率土而知方以畋以漁在王畿而愈一作逾禁所以中綸式降野揭恒書雖鷰隼之已飛猶罻羅之不入一作入澤且政惟通變豈傷財以害人作爲網罟蓋備物而致用況今庶類蕃殖蒐田有時祝遵殷后之辭俗小文王之囿必也專司牝牡晉臣可誡於虞箴如或不施林逵蜀土何妨於釀具焚見及罝罘若在於崑岡弊政攸加縣法誠傷於鄠杜伊府之責允得其中

金吾不便夜判

金吾不便夜草止者不慎左巡使舉劾訴云五月教茭舍自有所由不伏

對

國有振旅畋且順時將利武人之貞是明司馬之法惟彼茭舍

掌夜於軍器械儀陳防困獸於奔北名號明立與衆人爲司南指事既取於隨時應命亦同於影響金吾不辨舉効謂何自爲警夜之司寧分驅獸之命周亞夫營細柳制敵宜遵李將軍過灞亭宵行何禁左巡使糾非其罪翻以抵尤草止者職司無他孰爲不慎請從戛卿之教無舉秋官之典

不饒獸於郊判

得大畋所司不饒獸于郊御史詰之甲云將頒禽也

對

設彼大畋陳其盛禮車從畢備鐃鼓皆作三發三刺無差於進退大獸小獸爰及於公私既殫獲耳之校未於驅逆之儀方罷所司莅職舊典攸著何饒祭之云廢乃頒禽而是先宗伯字官實虧於右制主吏一作史問罪雅符於通識以茲見詰理合無辭

澤虞傷田苗判

乙爲虞所司戛苗乙莱田表地或有告關訴稱恐傷戛苗仰正斷

對

乙爲澤虞掌於原獸司其牝牡職在畋漁逢有司之戛苗而猶秉於周禮至如莱田表地事屬農休驅豕迎猫恐爲稼害何得迷戛令之事行冬狩之儀翻罪守官之人奚勸在公之吏或者有告訟則未孚虞人所陳辭皆可據請從審克寧使厚誣

招虞人以弓不進法司劾辭以守官

甲畋于郊招虞人以弓不進法司劾辭

對

林麓藪澤以畋以漁農牧衡虞是糾是禁禮無變俗政在守官甲獨于何不臧厥訓雖弦弧或進足以表微而皮冠不縣無聞

受一作爰令法司順諛成德舉以爲非君子正直於人韙之無怒
可否之理居然易知

中郎率家僮出畋判

中郎高牟率家僮出畋悅歸滋水長因醉使酒呵止云違勑出
畋牟云今既斷酒豈宜帶酒忿競詣金吾

對

高牟早承亭育夙効欽誠背牛加之絶壤奉鷹揚之峻秩屬以
葉下黃山草腓丹浦歷非熊之舊徑徇逐兔之荒遊既而獲已
多乎言指灞陵之路日云暮矣果逢廷一作醉尉之呵類寬饒之
發狂焉知去就同季布之飲酒豈辦尊卑既蚌鷸而相持乃齊
楚之俱失則獵雖有禁文不繫於蕃官酒乃停沽限未拘於自
飲若其因酒入罪豈非釀具招刑以獵爲違則是移轅獲戾彼
此俱無本罪論告皆失正途既詣金吾之司須寘玉條之典但
告雖不當狀匪構虛不可從勑反科宜以不應寘罪待知官蔭
方定刑名

仲夏百姓弋獵判

得鄭州刺史廉範以仲夏月令百姓弋獵觀察使糾其違令云
爲苗除害

對

網罟之設有自來矣掎角之用其可廢乎苟利人阜俗亦違令
何咎廉範榮叅建隼職列褰帷將布政以頒條故違經而合道
當仲夏之月畋以爲苗居專城之尊德惟除害不麛不卵合取
則於禮經以畋以漁蓋承規於易象且獸之暴物人何以堪俾
肅肅兔罝不忘於詩義茫茫禹跡克彊我甫田雖黎庶勞四體

之勤而畎畝耿耿十千之歲則原田膴膴不逢走險之遊稼穡艿艿豈雜食華之地剌史爲政諒在隨時觀察所繩矣將勸善寘之于理恐未通途

出畋毀耕者之瓶判

丁畋於渭表毀耕者之瓶詒丁及父爲厲一作詈非事

對

春彼獵徒情多禽獸之獲語茲農者心惟稼穡之勤鳴鏑彎弧適騶麗龜之妙晨耕夕耒殊異非熊之師坐毀重丘之瓶行耿閑門之詒苟敗其器宜徵陪一作陪償之資言詈彼尊有虧考眷銓之敬野人不敏一作可憫於義何誅

用毒矢而射判

乙用毒矢而射迹人禁之云貴其必獲

對

大獸小禽各有攸處孰弓潔矢隨利而行爰俾迹人職斯厲禁用捨必由其令左右無乃失宜苟封毒而重傷雖肖括而何狩疑泥令物遂蕃茂政和鍾律四靈雜襲百瑞同休彼何人斯虧我王化禁之可也多詐奚爲

金吾不供畋矢判

金吾申不供畋矢冬狩有闕

對

制國之用一作儀必歲之秋量大小而用地審豐耗以視年鳩化爲鷹見草木之搖落討既祭獸設罻羅而以畋然後順時出遊因隙校獵俾虞人以入澤閱車徒而展事昆蟲未蟄無以大田龔邱不傷動必討叛金吾申上田矢不供職司其憂冬狩慮闕

然寬則得衆敏則有功合供雖則不供恐闕固應未闕若官曹立恨送者違程於理難容請從嚴斷

搏獸判

山有徒搏殺獸者請賞州之所不與使科州違式不伏

對

賦受不同勇怯殊迹瞻彼徒搏罕能爲之眷乎傷一作攝生吾所不與何者啓足貽訓嘗不愛於遺驅寢尾有言翻見矜於扼猛撫事雖殊愛已除橫誠則利人州司執文切同膠柱使科違式所謂合宜

捕獸判

設穽擭取獸而誤陷人有司按罪不伏

對

山有猛獸林本不伐擇肉而食已假喻於秦君在物爲患實有同於周處所以冥氏張弧設其穽擭冀疑蹊在足李陵無憂於垂餌搤穽搖尾張衡絕言於搏翼人之誤陷罪亦何加且啓塞從時古今明準若鷹隼未擊設者誠則匪彝如鴻已飛陷人豈可有訟兩端斯按一言可敝

捕鳥鼠獲豹判

甲捕鳥鼠獲豹以爲有異送官求賞所由科罪

對

網罟結繩見彼取禽之道稚雌共穴聞於蓁渭之山甲雅志平生盤于是智利有攸往每懷馳騁之娛適我願兮仍持採捕之術既尋轡而討谷遂乘幽而歷險罥羅宛亘傍掩西傾之巖霧雨潛栖并獲南山之獸然體君子之變雖符豢象入虞人之羈

蓋無奇異瞻言賞典或恐難從乃眷形科寧宜濫罰

採捕判

甲採捕爲業斷溪路之水不殊夜行者遇乃推蹶科故爲罪訴云暗中不審

對

爲利殊途生人各業或犲已祭獸罻羅方設或獺未祭魚津梁仍禁惟甲情閑採捕志樂畋遊即鹿于林涉崎嶇之險　收禽代木橫詰屈之荒途所以盡巢穴之羽毛窮棲宿之飛走竟歲趨末彌年弃本相彼夜行不遑宵處河傾左界捫暗樹以求蹊月映前峯度幽溪而失路倚衡招讀推蹶貽災斷之者雖則不殊觸之者有同非意不利攸攸是妨行邁欲罪故爲良難與奪覽薄言之訴援一作採不審之詞法貴在寬庶從非濫

觀漁判

同判刺史矢漁而觀之御史糾彈辭曰農隙以講事仰處分

對

爰整車徒用陳蒐狩辦其貴賤習以威儀將七德而聿修在三時而無害眷言刺史殊昧禮經在施政以庇人無聞去獸荀徇情而略地空見觀漁且魯隱如裳僖伯稱諫有窮遊洛虞人獻箴從皁隸之賤司誠當失位輕公侯之重任實曰曠官理合緘言豈宜文過請從繡衣之糾勿聽彤襜之辭

取漁判

有人取漁輕車重馬或告非法訴有古義

對

彼何人斯漁以爲事結廬逃境吟澤畔之風煙垂竿振緡盡河

邊之歲月坐嚴陵之磯石芳餌長懸入尚父之磐溪遊鱗或躍
始虛徐以在藻亦沉浮以遠蓮臨川之美不忘入肆之求何遠
殊野客之來獻匪曰猶賢類詩人之遊梁方聞起訟或告非法
未見其宜採川徒山實庶人之攸利輕車重馬合古義其何傷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鹵簿刻漏印鑑枕釣門十三道

差羊車判一道

引漏水判一道

獲古鏡判一道

造削判一道

好釣判一道

戒豐判一道

衣狸製判一道

差羊車判

丁被差羊車小吏辭曰籍小年高對

好長鳴判一道

得亡印判一道

斫街樹癭造枕判一道

削金判一道

皮判一道

私製九章判一道

國章攸著人命是懸莫匪黎旺感憑版籍設令齒貌則長其如名數亦踰二十朝之大夫既不登於鴈行十五府之小史亦何賤於羊車徒有訴於高年終無補於茲日理宜小官趙事短服駿奔陪晉后之行行爰紆御女從衛君之過市長觀王人語事不関於奉公論職豈卑於陳力過爲辭費殊謂不然

好長鳴判

子弟好長鳴憐告是過聲

對

文物有章威儀以等式昭邦典將糾禮容鑿鼓戒宵發五通於晨警金鉦節旅齊七步於軍氣由是吹幽擊土載享原田奏角鳴聲爰威疑鹵薄蓋偏伍之爲用誡子弟之能學籥章且誦古典猶施於樂言長鳴好爲今日翻抵於隣告過聲本防於建國吹節何傷於習常肇此刑書絡貽滅趾一作鼻能捨玏録過無或噬膚金矢尚鍰罰奚詰

引漏水判

得甲引漏水於衡渠之下乙告違法甲云是金龍吐口轉注入渠法司以爲虛妄科不應爲不伏

對

七曜成文二儀不測聖人造理璿衡有用爲魯侯之金鏤胎合鬼神窺漢史之銅渾有探造化圭撮不謬玉節斯調晝夜必盡其規一作特天地莫逃其箅登葢視朔覩雲物之必書拂琯移灰識權衡之有度惟甲名當典刻職在挈壺望朱鴈之在時見金龍之吐水雨霧一作霜時降洩結露盤之中晷刻相仍流泄衡渠之下在金徒之昧職徵玉典而可刑不應爲而罪爲甲無過也不應

告而輒告乙有罪焉請從罰杖之科以明抱箭之士

得亡印判

丙捨得亡印而用科罪不伏

對

車書混同聖德汪濊朝無刻印路不拾遺謫夫主司遂敢亡失靈龜迴顧疑曳尾於塗中神散無依遽韜形於私室景也行用實謂亂常須寘霜科以懲日拙

獲古鏡判

甲遊嵩山獲古鏡文彩極異陳於縣縣宰因窺拏忽破甲訴闕進令科誣罔

對

君子効官豈輕舉措下民編户須任指揮甲於惟嵩得之古鏡宛轉盤龍自多符彩翩翩(疑作翻翻)鵾鵲是懷納用先皇銅印宜照舞鸞旋臨玉掌坐如半月昔年挂竹應寵全形今日翻菱唯看碎影裂非因墜是則難誣破不緣繫欵尤誰過(一作尤誰過愆)但空桑之里尚且移人歷陽之都猶聞化鼈況時經歷代固不可量物罕保常能無自損難爲照瞻理可緘心仍敢浮辭尚論闕進事同慙豕累匪厚顏何得牽述公爲稼禍令科其忘終非慎罰

斫街樹癭造扰判

人有告木奇斫街樹癭云擬將造扰進金君刻之

對

通衢四會奇樹衆鬱布蔓葉以成帷聳雲柯而似蓋日來月往鳥剥蟲穿或擁腫而不材未施功於匠石或輪囷而戴癭疑見題於杜預相彼木奇心規草窘籍揮雪絳而斯就抵霜簡而何逃

事有可通情或宜恕按以刑典恐多違於獻芹原其情志失何妨於進枕枕雖未造誠即可嘉伊此木奇造進生於意表欲申芻議賞罰憎於愚衷請更斫根庶寬抑曲

造削判

丙居魯造削遷鄭而不良所由科罪訴云非地氣

對

聖人豐功明著能事作程無資於苦窳爲多必禁於回邪俾夫越鎛燕函人能爲也宋斤魯削氣得良焉丙隸百工人居肆業鑪開夜火已流朱雀之輝竈發晨煙將視赤龍之術所以洗削之妙精奇於土風遷徙之珠理聯於分野鄭刀豈同於魯削難以厚誣周令將入於漢刑實乖中典觀乎獨斷未息羣疑請寬書牘之辭謂審懸衡之要

削金判

甲爲削金居其二民糾之日欲新而無窮也不伏斷罪

對

精鋼既鍊器用爰備或賦斯一鼓或微乎九金俾人興行其利則慱膽彼甲也居無異聞四人各業夙承於良治百工居事史列於周長而運思無窮成能有則光如濯雪豈徒陽劒之奇思逸言泉遂人青編之用雖用之自久若新發於硎妙符鉛錫之宜不假磨礱之助或人相糾深謂無稽而我有辭當從不濫

好鈎判

睦州刺吏齊顗好鈎廣召巧工有能爲鈎者賈金五鎰新安懸主簿錢本造鈎殺其二子釁之以致於顗從頭索賞顗不與云蓋是常鈎憑何索賞本乃抱鈎泣呼其子名鈎遂飛著父背刺

史科妖妄罪不伏云有節（疑作前）聞

對

齊顗承榮梓闕作鎮桐盧化洽循良行聞棄戟情惟奇古方欲好鈎未宣邵伯之風且劬吳王之躅錢本雕鐫擅美冶鑄標能盡思侔於宋公窮神等於越劒纖形孕玉疑懸秦女之樓曲影分鈎不若任公之鈎於斯殺子何謝燔妻既極丐工言邀重賞彼則識非辨物怪遼豕之徒來此乃道涉幽通惜吳鴻之枉逝鍾心之庸纔結著皆之應斯彰雖頻會於前聞終取警於即事刺史學殊該博情懼妖訛莫詶呂相之金先寡（疑）陶公之璧初聞或疑孟浪當察理合推繩何者舐犢思深將鶵調切自可慕茲攣劒聊追五月之歡豈得同彼釁鈎遽夭百年之命既虧天性須寘霜科請歸叢棘之曹迷按鞭桐之罪

皮判

鮑人恃才信之而枉一方急有司繩其不任人云舉直錯諸枉者平急者正何患乎不任

對

周禮是視鮑人爲韋樹之列司成乎致用劒華則武豹斯別爲鞹乃犬羊不分眷也云時載理其職將以察其所以觀其所由引而伸之厚薄斯在信之而枉緩急自明或令雀弃之儀其服奚設鳥澗之政取佩寧堪非爲合度之資招其不任之責將議其失猶或有辭稱使枉者能平當亦化惡爲善更請閱實然定攸宜

戒豊判

施道安有誡豊人給之是不祥物遂命棄之曰取以告縣

對

惡盈好譖天人同道備物致用器象攸刑作必有孚服以爲度有而不珍越人何臧於章甫貴而見簿楚國誰信於方暉人之無良巧言斯搆殊魏瓠之奇質何生濩落之嫌異班扇之恩情徒假棄捐之阻且言行之表信德之符或人給之行可知矣竊物爲荅信其謂何愚以見疑施氏有誚於朦聲取爲已有告人當坐於詐欺雖謂可珍得而送縣賞則及爾一作宜及刑其捨諸廢賞則無勸將來置刑則有懲同惡名器不假斯之謂與

私制九章判

乙私制九章重等

對

車服以庸衣裳在笥豈宜鶡冠好聚不可繁纓以朝司服爲官制章就而有數司儀辨等顧禮命而無違陳之公廟則斯皇可賦作之私室將有害而家既越人常且非君命妄從重等敢此輕然工歌遄死之詩士寘不應之罰合於至當誰不曰宜

衣貍制判

或人衣貍制有司糾云不稱其服

對

車服以庸威儀有節各得其所無相奪倫戰者先登昔韋聞於貍製或人匪服今頹同於鶡冠苟慢經以背常固速尤以貽咎身之災也妖實人興刑其恤哉理在無捨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